

6244  
:2

君德

八名臣奏議

卷一  
之三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

君德

周武王踐阼三日。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帝之道存乎。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齋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王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對曰。有之。哀公曰。何為其不博也。孔子對曰。為其有二乘。哀公曰。有二乘。則何為不博也。孔子對曰。為行惡道也。哀公懼焉。有間曰。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之甚也。孔子對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之也。亦不能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





止亦既觀止我心則悅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哀公曰善哉吾聞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微孔子吾焉聞斯言也哉

齊桓公謂鮑叔曰寡人欲鑄大鐘昭寡人之名焉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敢問君之行桓公曰昔者吾圍譚三年得而不自與者仁也吾北伐孤竹刻令支而反者武也吾為葵丘之會以偃天下之兵者文也諸侯抱美玉而朝者九國寡人不受者義也然則文武仁義寡人盡有之矣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君直言臣直對昔者公子糾在上位而不讓非仁也背太公之言而侵魯境非義也壇場之上誅於一劍非武也姪娣不離懷妊非文也凡為不善適於物不自知者無天禍必有人害天處甚高其聽甚下除君過言天豈聞之桓公曰寡人有過乎幸記之是社稷之福也子不幸教義有六以辱社稷

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曰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謹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嚴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聞也謹而行其誅乎則庖宰食監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惟德是輔君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為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蛭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疾皆愈天之視聽不可不察也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乎河山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而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脩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舟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



武侯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遠。朝而有喜色。吳起進曰。今者有以楚莊王之語聞者乎。武侯曰。未也。莊王之語奈何。吳起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遠。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曰。君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吾聞之。諸侯自擇師者。王自擇友者。霸。是已。而羣臣莫之若者。亡。今以不殺之不肖而議於朝。且群臣莫能遠。吾國其幾於亡矣。吾是以有憂色也。莊王之所以憂。而君獨有喜色。何也。武侯逡巡而謝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

漢成帝即位。光祿勳御史大夫匡衡上疏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曰。陛下乘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兢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大也。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

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鷲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為。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欲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



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詭。饗下之類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又觀以禮樂。饗禮迺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重感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上敬納其言。

東漢光武為大司馬時。引兵東北。拔廣阿。披輿地圖。指示鄧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清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大小也。

建武四年。隗囂使馬援往觀。公孫述援與述舊同里閭。相善。以為

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威陳陞衛以延援。舉官屬甚盛。故授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邊幅。如偶人形。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囂乃使援奉書雒陽。初到良久。中黃門引入。帝在宣德殿南廡下。但憤坐迎。笑謂援曰。卿邀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謝。因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陸戰而後進。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後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

桓帝延熹二年。帝問侍中爰延。朕何如主。對曰。陛下為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與政。則亂。是以



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為非。帝曰。敬聞開矣。拜五官中郎將。

靈帝中平五年。望氣者以為京師當有大兵。兩宮流血。帝欲廢之。乃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陳三匝而還。問討虜校尉蓋勳曰。吾講武如是。何如。對曰。先王曜德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昭果毅。祇黷武耳。帝曰。善。恨見君晚。羣臣初無是言也。

蜀先主時。羣臣議欲推漢中王稱尊號。前部司馬費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偏主篡位。故乃羈旅萬里。糾合士眾。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況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誠不為殿下取也。

魏文帝問羣臣。三不欺於君德孰優。大尉鐘繇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對曰。臣以為君任德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覺。而不能

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義與夫導德齊禮。有恥且格。等趨者也。任察畏罪與夫導政齊刑。免而無恥。同歸者也。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考以斯言。論以斯義。臣等以為不忍欺。不能欺。優劣之懸。在於權衡。非徒低昂之差。乃鈞錙之覺也。且前志稱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校其仁者。功則無以殊。核其為仁者。則不得不異。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方行者也。強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則安仁優矣。易稱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若君化使民。然也。然則安仁之化。與夫強仁之化。優劣亦不得不相懸絕也。然則三臣之不欺。雖同。所以不欺。異矣。則純以恩義。崇不欺。與以威察。成不欺。既不可同。概而比量。又不得錯綜而易處。

吳烏程侯鳳凰元年。中書令賀邵諫曰。臣聞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



至。陛下嚴刑法以禁直辭。黜善士以逆諫口。杯酒造次。死生不保。是以正士摧方。庸臣苟媚。人執反理之評。士吐詭道之論。遂使仕者以退為幸。居者以出為禍。非所以保洪緒也。何定安興事役。發江邊戍兵。以驅麋鹿。老弱飢凍。大小怨歎。傳曰。國之興也。視民如赤子。其亡也。以民為草芥。今法禁轉苛。賦調益繁。呼嗟之聲。感傷和氣。且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蓄。而後宮坐食。萬有餘人。北敵注目。伺國威衰。長江之限。不可久恃。苟不能守。一葦可航也。願陛下豐基強本。割情從道。則聖祖之祚隆矣。

晉孝武帝時。中郎將王坦之上表曰。臣聞人君之道。以孝敬為本。臨御四海。以委任為貴。恭順無為。則盛德日新。親比賢能。則政道邕睦。昔周成漢昭。並以幼年纂承大統。當時天下未為無難。終能顯揚祖考。保安社稷。蓋尊尊親親。信納大臣之所致也。伏惟陛下誕育秀之

姿。稟生知之量。春秋尚富。涉道未曠。方順訓導。以成天德。皇太后仁淑之體。過於三母。先帝奉事積年。每稱聖明。臣願奉事之心。便當自同孝宗。太后慈愛之隆。不必異所生。琅邪王餘妣主及諸皇女。宜朝夕定省。承受教誨。導習儀刑。以成景仰恭敬之美。不可以屬非至親。自為踈疑。昔肅祖崩殂。成康幼冲。事無大小。必諮丞相。導所以克就聖德。實此之由。今僕射臣安中。軍臣冲人。望具瞻。社稷之臣。且受遇先帝綢繆。繆繆。並志竭忠貞。盡心盡力。歸誠陛下。以報先帝。愚謂周旋舉動。皆應諮此二臣。二臣之於陛下。則周之旦。襄漢之霍光。顯宗之於王導。冲雖在外。路不云遠。事容信宿。必宜參詳。然後情聽。獲盡庶事。可畢。又天聰雖聰。不啓不廣。羣情雖忠。不引不盡。宜數引侍。臣詢求讜言。平易之世。有道之主。猶尚誠懼。日昃不倦。况今艱難。理盡慮經。安危祖宗之基繫之。陛下不可不精心務道。以申先帝堯舜



之風可不敬脩至德以保宣元天地之祚表秦帝納之。  
後周武帝保定三年養老于太學以太傅燕國公于謹為三老帝訪  
治道於謹謹對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明王虛心納諫以知得  
失天下乃安又曰去食去兵信不可去願陛下守信勿失又曰有功  
必賞有罪必罰則為善者日進為惡者日退又曰言行者立身之基  
願陛下三思而言九慮而行勿使有過天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莫  
不知願陛下慎之。

隋文帝時有人告大都督郿紹非毀朝廷為憤憤者上怒將斬之工  
部尚書長孫平進諫曰川澤納汙所以成其深山岳藏疾所以就其  
大臣不勝至願願陛下弘山海之量茂寬裕之德郿諺曰不癡不聾  
未堪作大家翁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郿紹之言不應聞奏陛下又復  
誅之臣恐百代之後有虧聖德上於是赦紹因勅羣臣誹謗之罪勿

復以聞。

唐太宗貞觀初有上書請去佞者太宗謂曰朕之所任皆以為賢  
知佞者誰耶對曰臣居草澤不的知佞者請陛下佯怒以試群臣若  
能不畏雷霆直言進諫則是正人順情阿旨則是佞人帝謂封德彝  
曰流水清濁在其源也君者政源人庶猶水君自為詐欲臣下行真  
是猶源濁而望水清理不可得朕常以魏武帝多詭詐深鄙其為人  
此豈可堪為教令謂上書人曰朕欲使大信行於天下不欲以詐道  
凱俗卿言雖善朕所不取也。

太宗嘗從容謂侍臣曰周武平紂之亂以有天下秦皇因周之衰遂  
吞六國其得天下不殊作運長短若此之相懸也尚書右僕射蕭瑀  
進曰紂為無道天下苦之故八百諸侯不期而會周室雖微六國無  
罪秦氏專任智力吞食諸侯平定雖同人情則異太宗曰不然周既



尅終務弘仁義。秦既得志。專行詐力。非但取之有異。抑亦守之不同。祚之脩短。意在茲乎。

太宗又謂侍臣曰。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君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亂者。朕每思傷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禍。若耽嗜滋味。玩悅聲色。所欲既多。所損亦大。既妨政事。又擾生人。且復出一非理之言。百姓為之解體。怨讟既作。離叛亦興。朕每思此。不敢縱逸。諫議大夫魏徵對曰。古者聖哲之主。皆近取諸身。故能遠體諸物。昔楚聘詹何。問其理國之要。詹何對以脩身之術。楚王又問理國何如。詹何曰。未聞身理而國亂者。陛下所明。實同古義。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人言作天子。則得自尊崇。無所畏懼。朕則以為正合自守謙恭。常恐畏懼。昔舜戒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

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又易曰。人道惡盈而好謙。九為天子。若唯自尊崇。不守謙恭者。在身懷有不是之事。誰肯犯顏諫。朕每出一言行。一事必上畏皇天。下懼群臣。天高聽卑。何得不畏。羣公卿士。皆見瞻仰。何得不懼。以此思之。但知常謙。常懼。猶恐不稱天心。及百姓意也。魏徵曰。古人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願陛下守此常謙。常懼之道。日慎一日。則宗社永固。無傾覆矣。堯舜所以太平。實用此法。

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聞周秦初得天下。其事不異。然周則惟善是務。積功累德。所以能保七百之基。秦乃恣其奢淫。好行刑罰。不過二世而滅。豈非為善者福祚延長。為惡者降年不永。朕又聞桀紂帝王也。以匹夫比之。則以為辱。顏閔匹夫也。以帝王比之。則以為榮。此亦帝王深耻也。朕每將此事。以為鑒戒。常恐不逮。為人而笑。魏徵對曰。



臣聞魯哀公謂孔子曰。有人好忘者。移宅乃忘其妻。孔子曰。又有婦忘其於此者。立見桀紂之君。乃忘其身。願陛下每以此為慮。免後人笑。

八年。太宗謂侍臣曰。言語者。君子之樞機。談何容易。凡在衆庭。一言不善。則人記之。成其罪累。况是萬乘之主。不可出言有失。其所損至大。豈同匹夫。我常以此為戒。隋煬帝初幸甘泉宮。泉石稱意。而怪無螢火。勅云。捉取多少。於宮中照夜。所司遽遣數千人。採拾送五百。舉於宮側。小事尚尔。况其大手。魏徵對曰。人君居四海之尊。若有虧失。古人以為如日月之蝕。人皆見之。實如陛下所戒慎。

九年。太宗謂魏徵曰。頃讀周齊史。末代亡國之主。為惡多相類也。齊王深好奢侈。所有府庫。用之略盡。乃至關市無不稅。朕常謂此猶如饑人自食其肉。肉盡必死。人君賦歛不已。百姓既弊。其君亦亡。齊主即是也。然天元齊主。若為優劣。徵對曰。二主亡國。雖同。其行則別。齊主懦弱。政出多門。國無綱紀。遂至亡滅。天元性克而強。威福在己。亡國之事。皆在其身。以此論之。齊主為劣。

十六年。太宗問魏徵曰。朕克己為政。仰企前列。至如積德累仁。豐功厚利。四者常以為稱首。朕皆庶幾自勉。人若不能自見。不知朕之所行。何等優劣。徵曰。德仁功利。陛下兼而行之。然則內平禍亂。外除戎狄。是陛下之功。安諸黎元。各有生業。是陛下之利。由此言之。功利居多。惟德與仁。願陛下自彊不息。必可致也。

太宗時。太上皇幸兩儀殿。內外群臣奉見。太上皇還西宮。太宗從至大安宮。還。顧謂長孫無忌等曰。今天下無事。待太上皇與公等同宴。可謂至樂。然朕若與公等忘政事。但歡宴。蓋非常安之法。魏徵對曰。陛下酣宴之後。猶不忘庶政。古者堯舜禹湯。所以太平。實用此道。太



宗因曰。古之人君。處廊廟。居逸樂。臣下一事失所。便棄前功。鮮克放。急處如此。微對曰。人君發怒於一臣。將行刑罰。而能念其舊功。鮮矣。陛下今發德音。臣等幸甚。

太宗曰。朕常思自古有天下者。皆欲子孫萬代。政化過於堯舜。及其所行。則與堯舜相反。如秦始皇。亦是英雄之主。平定六國。已後。纔免其身。至子便失其國。桀紂幽厲。亦皆喪亡。朕為此。不得不懼。且天下百姓。傾耳側目。唯看善惡。朕豈得不自思之。魏徵對曰。自古以來。人君為難。祇為出言。即成善惡。若人君出言。欲聞己過。其國即興。若出言。欲人從己。其國即喪。古人云。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正為如此。但天下人。皆自進於陛下。以榮其身。若正人。即欲以正道輔佐。佞人。即欲以邪道自媚。工巧者。則進奇服異器。好鷹犬者。即欲勸令畋遊。所欲自進者。不覺為非。皆言為是。若陛下常守正道。則姦人不能自效。如開其路。則人人欲遂其心矣。太宗曰。然。

太宗謂侍臣曰。朕觀隋主文集。博物有才。亦知悅堯舜之風。醜桀紂之行。然而行事。即與言相違。何也。魏徵對曰。自古稱人主之善。在有君人之量。能任使人。智者為之謀。勇者為之戰。雖聰明聖哲。以難續。冕旒垂耳目。隋主雖有俊才。無人君之量。恃才驕物。所以至於滅亡。太宗曰。然。昔漢武征役不息。戶口減半。中途能改。還得傳祚子孫。向使隋主早寤。亦不至滅亡也。

太宗又謂侍臣曰。齊文宣何如人。魏徵對曰。非常顛狂。然與人共爭道理。自知短屈。即能從之。臣聞齊時。魏愷先任青州長史。嘗使梁。還除光州長史。不就。楊遵彥奏之。文宣帝大怒。召而責之。愷曰。臣先任青州大藩長史。今有使勞。更無罪過。反授小州。所以不就。乃顧謂遵彥曰。此漢有理。因命捨之。太宗曰。往者盧祖尚。不肯受官。朕遂殺之。



宣帝雖顛狂尚能容止。此事朕所不如也。祖尚不受處分。雖失臣之禮。朕即殺之。大是傷急。一死不可再生。悔所無及。宜復其官。庶幾容貌不逾中人而有膽略。善回人主意。每犯顏苦諫。或上怒。其亦為之霽威。上嘗得佳鷄。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鷄竟死懷中。嘗謁告上冢。還言於上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嚴禁已畢。而竟不行。何也。上咲曰。初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輟耳。

太宗謂右僕射李靖等曰。人君之道。唯在寬厚。非但刑戮。乃至鞭撻。亦不欲行。比有人嫌朕太寬。未知此言可行否。魏徵對曰。古來帝王以殺戮肆威者。實非久安之策。臣等見隋煬帝初有天下。亦大威嚴。而官人百姓造罪未一。今陛下仁育天下。萬姓獲安。臣下雖愚。豈容不識恩造。太宗曰。公等假以為非。朕終不改此志。

太宗又嘗謂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一言於百姓

有利益否。所以不能多言。給事中兼知起居事杜正倫進曰。君舉必書。言存左史。臣職當兼備起居注。不敢不盡愚直。陛下若一言率於道理。則千載累於聖德。非止當今損於百姓。願陛下慎之。太宗大悅。賜綵百段。

幽州總管府記室兼直中書省張蘊古奏上大寶箴。其詞曰。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為君實難。宅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求。具僚和其所唱。是故競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固以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罪於己。因心於人。至明無偏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出警而入蹕。四時調其條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為之度。而聲為之律。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成大。樂不可極。極樂成衰。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



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品於前。所食不過適口。唯狂罔念。立其糟而池其酒。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之貨。勿聽亡國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物。侈亡國之聲。淫。勿謂我尊而傲賢。侮士。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已。聞之夏后。投饋頻起。亦有魏帝。牽裾不止。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露。巍巍蕩蕩。推漢高大度。撫茲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詩云。不識不知。書曰。無偏無黨。一彼此於宵臆。指好惡於心想。衆棄而後加刑。衆悅而後命賞。弱其強而治其亂。伸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較。物之懸者。輕重自具。如水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鑑者。妍蚩自露。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黠纒塞耳而聽於無聲。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扣之者應。洪纖而效響。酌之者隨。深淺而皆盈。故曰。天

之清。地之寧。王之貞。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為而受成。豈知帝有其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撥亂。戡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金鏡。窮神盡聖。使人以心。應言以行。苞括治體。抑揚詞令。天下為公。一人有慶。開羅起祝。授珠命詩。一日二日。念茲在茲。唯人所召。自天祐之。爭臣司直。敢告前疑。太宗嘉之。賜帛三百段。仍授以大理寺丞。

太宗問給事中孔穎達曰。論語云。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孔穎達對曰。聖人設教。欲人謙光。己雖有能。不自矜大。仍就不能之人求訪能事。己之才藝雖多。猶以為少。仍就寡少之人更求所益。己之雖有其狀若無。己之雖實。其容若虛。非惟匹庶。帝王之德亦當如此。夫帝王內蘊神明。外涵玄默。使深不可知。故易稱以蒙養正。以明夷蒞衆。若其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凌人。飾非



拒諫則上下情隔。君臣道乖。自古滅亡。莫不由此也。太宗曰。易云。勞謙君子有終吉。誠如卿所說。詔賜物二百段。

太宗每與公卿言及古道。必詰難往復。散騎常侍劉洎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是知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極尊。徒思自強。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怒顏。旋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群下未敢對揚。况動神機。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援古以排其議。欲令凡蕝。何階應答。臣聞。皇天以無言為貴。聖人以不言為聖。老君稱大辯若訥。莊生稱至道無文。此皆不欲煩也。是以齊侯讀書。輪扁竊議。漢皇慕古。長孺陳譏。此亦不欲勞也。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為累。湏為杜稷。自愛豈為性好。自傷乎。竊以今日昇平。陛下力行所致。欲其長久。匪由辯博。但當忘彼愛憎。慎取當。每事敦朴。無

非至公。若貞觀之初。則可矣。至於秦政。強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眾望於虛說。此才辯之累。故然可知。伏願略茲雄辯。浩然養氣。簡彼緇囿。淡為怡悅。自固萬壽於南岳。齊百姓於東戶。則天下幸甚。皇恩斯畢。上飛白荅之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斯道。形神心氣。非此為勞。今聞謬言。虛懷以改。

太宗嘗謂侍臣曰。傳稱去食存信。孔子曰。人無信不立。昔項羽既入咸陽。已制天下。向使能行漢高之仁信。誰能奪邪。房玄齡對曰。仁義禮智信。謂之五常。廢一不可。能動行之。甚有裨益。殷紂狎侮五常。而武王伐之。項氏以無仁信為漢祖所奪。皆誠如聖旨。

著作郎都崇表請編次太宗文章為集。太宗謂崇曰。朕若制事有益於人者。史則書之。足為不朽。若不師古。亂政壞物。雖有詞藻。終貽後代笑。非所湏也。然如梁武帝父子及陳後主。隋煬帝。亦大有文集。而所為多不法。宗



社皆頌更傾覆九人主唯在德行何必更事文章耶。竟不許。太宗嘗曰。隋煬帝性好猜防。專言邪道。大忌胡人。乃至謂胡床為交床。胡瓜為黃瓜。築長城以備胡。終被宇文化及使令狐行達殺之。又誅戮李金才及諸李。殆盡。卒何所益。且居天下者。唯正身脩德而已。此外虛事。未足在懷。太宗又嘗謂群臣曰。朕為人主。兼行將相事。豈不是奪公等名。舜禹湯武。得稷高伊呂而四海安。漢高祖有蕭曹韓彭而天下寧。茲事朕皆兼之。給事中張行成退上疏曰。有隋失道。天下沸騰。陛下撥亂反正。拯人塗炭。何周漢君臣所能比數。雖然。盛德含光。規模宏遠。左右文武。誠無將相材。實用大庭廣眾與之量校。損萬乘之尊。與臣下爭功哉。帝嘉納之。帝又問侍臣曰。自古帝王。雖平中夏。不能服夷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過之。何也。羣臣稱頌功德。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勝己者。朕見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備。朕常棄其所短。取其兩長。人

主往往進賢。則欲實諸懷。退不肖。則欲排諸壑。朕見賢者則敬之。不肖者則憐之。人主多惡。正直陰誅。顯戮無代。無之。朕踐阼以來。正直之士。比肩於朝。未嘗黜責一人。自古皆貴中華。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部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

肅宗嘗從容與侍謀軍國。元帥長史李泌語及李林甫。欲殺諸將克長安日。發其冢。焚骨揚灰。泌曰。陛下方定天下。奈何讎死者。彼枯骨何知。校示聖德之不公耳。且方今從賊者皆陛下之讎也。若聞此舉。恐沮其自新之心。上不悅。

德宗時。渾瑊破朱泚走之。奉天圍解。從臣皆賀。汴滑兵馬使賈隱林進言曰。陛下性太急。不能容物。若此性未改。雖泚敗。臣憂未艾也。上甚稱之。敬宗游幸無常。耽比羣小。視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進見。浙西觀察使李德裕上言曰。臣聞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此古之賢人所以為於事君



者也。夫迹跡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志者忤。然臣竊念。拔自先聖。偏荷寵光。若不愛君以忠。則是上負靈鑑。臣頃事先朝。屬多陰沴。常獻大明賦。以諷頌。蒙先朝嘉納。臣今日盡節明主。亦猶是心。昔張敞之守邊郡。梅福之在遐徼。尚竭誠盡規。不避尤悔。况臣嘗學舊史。頗知官箴。雖在疎遠。猶思獻替。謹稽首上丹表六箴。具列于後。仰塵睿覽。伏積兢惶。

一宵衣。先王聽政。昧爽以俟。雞鳴既盈。日出而視。伯禹大聖。寸陰為貴。先武至仁。反支不忌。無俾姜后。猶去簪珥。彤管記言。克念前志。

二正服。聖人作服。法象可觀。雖在宴遊。尚不懷安。汲黯莊色。能正不冠。楊阜毅然。亦讓縹紉。四時所御。各有其官。非此勿服。惟辟所難。

三罷獻。漢文罷獻。詔還駟馬。塞輅徐驅。安用千里。麻後令王。亦能恭己。翟襄既焚。簡布則毀。道德為累。茲儉為美。不過天道。斯為至理。

四納誨。惟后納誨。以求厥中。從善如流。乃能成功。漢驚沉酒。舉白浮醴。

魏叡侈汰。凌霄作宮。中雖不忤。而善亦從。以視為瑱。是謂塞聽。

五辯邪。居上處深。在察微萌。雖有譏戇。不能蔽明。漢之孝昭。叡過周成。

上書知詐。照奸得情。熾蓋既折。王猷洽平。百代之後。乃流淑聲。

六防微。天子之孝。敬遵王度。安必思危。乃無遺慮。亂臣猖蹶。非可遽數。

玄黃莫辯。觸瑟始仆。栢谷微行。豺豕塞路。觀豕獻殮。斯可誠懼。

文宗嘗顧鄭軍曰。軍老矣。當無妄。試論我猶漢何等主。軍曰。陛下文宣主

也。帝曰。渠敢望是。領度支李石欲彊帝志。使不怠。因曰。陛下之問。而軍之

對。臣皆以為非。顏回匹夫耳。自比於舜。陛下有四海春秋。富當觀得失於

前日。引月長。以齊堯舜。奈何比文宣。而又自以為不及。惟陛下開肆厥志。

不以文宣自安。則大業濟矣。

唐明宗時。水運軍將於臨河縣。得一玉杯。有文曰。傳國寶。萬歲。明宗

甚愛之。以示中書侍郎馮道。道曰。此前世有形之寶。尔王者固有無形之



寶也。明宗問之道曰：仁義者帝王之寶也。故曰：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明宗武君不曉其言，道已去，召侍臣講說其義，嘉納之。

宋真宗咸平三年，田錫知秦州，召歸，進經史子集要語，奏曰：臣聞古者帝王盤盂皆銘，几杖有誡，起居必觀，夙夜不忘。故湯之盤銘曰：德日新，日日新。太公之金匱云：武王欲造起居之誡，乃銘於几杖曰：安無忘危，存無忘亡。執惟二者，後必無凶。墨子曰：堯舜禹湯書其事於竹帛，篆之盤盂曰：君子福大而愈懼，壽隆而益恭，遠察近視，俯仰有則。矧黃帝與几皆銘焉曰：吾居民之上，惴惴恐不及。武王尸席必訓焉，席之銘曰：無行可悔，尸之銘曰：難得而易失。聖人脩德罔怠，然佩服鑑戒，終日不忘，故至德大業永保天下也。臣又嘗讀唐書，見高宗命黃門侍郎趙智講孝經於百福殿，因誦之曰：大旨朕知之矣，即舉以經要切處言之，以裨不逮。智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繼臣敢以此言上獻，帝大悅。又憲宗聽政之

採漢史三國以來經濟要書，撰書十四篇，號曰前代君臣事跡書之六。屏風置於御座之右，出入觀省之。臣每覽經史子集，因取其要語，總一十卷，輒用進獻，可書於屏。實之御座，出入觀省，所冀聖德日新，與堯舜禹湯文武比隆也。

景德間，崇文院檢討陳彭年獻大寶箴曰：二儀之內，最靈者人，生民之中，至大者君。民既可畏，天亦無親。所輔者德，所歸者仁。恭己御下，輝光益新。載籍斯在，謀猷備陳。內綏萬姓，外撫百蠻。治亂所始，言動之間。觀之則易，處之甚難。由是先哲，喻彼按難，苟能慮未，乃可防閑。審求逆耳，無惡犯顏。既庶而富，教化乃施。慈儉之政，富庶之基。鰥寡孤獨，人之所悲。發號施令，宜先及之。黃髮給背，心實多知。左右侍從，何尚於茲。瞻言百辟，咸代天工。儻無虛授，可建大中。克彰慎，東惟藉至公。知人則哲，聽德則聰。才固難備，道亦少同。蕭菲罔捨，杞梓乃充。不扶自直，惟蓬在麻。非揀莫見，惟金在沙。



參備顧問必辨忠邪。獻替以正。裨益無涯。自匿草澤。亦有國華。訪以髦士。可拒朋家。三章之立。庶民作程。欽哉恤哉。可以措刑。七代之建。垂學是平。本仁本義。可以弭兵。是為齊禮。亦曰好生。有教無類。自誠而明。宗廟社稷。饗之以泰。宮室苑囿。誠之在豐。春蒐秋獮。不廢三農。擊石拊石。用格神宗。使人以悅。乃克成功。治國以政。罔或不從。濟濟多吉。用之有光。矧矧小器。器之命藏。忠言致益。豈讓唐虞。六藝為樂。寧後笙簧。任賢勿貳。堯所以昌。政過不辜。湯所以王。六合至廣。萬彙攸多。風俗靡一。嗜欲相摩。如取朽索。若防決河。左契新執。六轡遂和。導之以德。民免嬰羅。不懈于位。俗乃偃戈。先王之訓。罔不成然。吾君之治。亦取斯為。小心翼翼。終日乾乾。三靈降鑒。百祿無愆。由茲率土。永戴先天。巍巍洪業。億萬斯年。

仁宗至和二年。翰林學士歐陽脩上奏曰。臣聞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為治。君而常至於亂。莫不欲為明。主而常至於昏者。其故何哉。患

於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於中。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是非錯亂。則舉國之臣皆可疑。盡疑其臣。則必自用其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多失。失則其國之忠臣必以理而爭之。爭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回。爭之切。則激其君之怒心。而堅其自用之意。然後君臣爭勝。於是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順意。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順之。夫為人主者。方與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人。樂其助已。而忘其邪佞也。乃與之并力。以拒忠臣。夫為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無不亂。人主無不昏也。自古人主之用心。非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也。非惡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與臣下爭勝也。使為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之意。則邪佞遠而忠言入。則聰明不惑。而萬事得其宜。使天下尊為明主。萬世仰為治君。豈不臣主俱榮而無哉。



與其區區自執而與臣下爭勝用心益勞而事益惑者。相去遠矣。臣聞書載仲虺稱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又戒湯曰。自用則小。成湯古之聖人也。不能無過而能改過。此其所以為聖也。以湯之聰明。其所為不至於謬戾矣。然仲虺猶戒其自用。則古之人主惟能改過而不敢自用。然後得為治君明主也。臣伏見宰相陳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叶人望。累有過惡。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尚玷宰府。陛下憂勤恭儉仁愛寬慈。堯舜之用心也。推陛下之用心。天下宜至於治者久矣。而紀綱日壞。政令日乖。國日益貧。民日益困。流民滿野。濫官滿朝。其亦何為而致此。由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來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陛下不悟宰相非其人。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疑心一生。視聽既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謂宰相當由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罷之。故宰相雖有天惡。顯過而屈意以容之。彼雖慙慙自欲求去。而屈意

留之。雖天災水旱。飢民流離。死亡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以用之。豈非他直欲阻言事者爾。言事者何負於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顧天容。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學無識。諂邪狠愎之執中。而甘心焉。言事者本欲益於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用心。本不圖至於此也。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也。今陛下用執中之意。益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方思有以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將曰。執中宰相。不可以小事。豈不可使小官動搖。甚者則誣言事者欲逐執中。而引用他人。陛下方慮言事者上忤聖聰。樂聞斯言之順意。不復察其邪佞而信之。所以拒言事者。益峻用執中。益堅。夫以萬眾之尊。與二數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回。則言事者亦當知難而止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陛下為何如主也。



前日御史論梁通罪惡。陛下赫怒空臺而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而愛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絕之。執中為相。使天下未嘗流惡。流聞道路。阿意順旨。專事逢君。此乃諂上傲下。愆戾之臣也。陛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睿智聰明。羣臣善惡無不照見。不應劍置如此。直由言事太切。而激成陛下之疑。惑爾。執中不知廉恥。復出視事。此不足論。陛下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使忠臣直士卷舌於明時也。臣願陛下豁然回心。釋去疑慮。察言事者之忠。知執中之過惡。悟用人之非法。成湯改過之聖。遵仲虺自用之戒。盡以御史前後章疏。出付外。堦。正執中之過惡。審其心。別用賢材。以康時務。以拯斯民。以全聖德。則天下幸甚。臣以身心恩過。職在論思。意切言直。罪當萬死。

嘉祐中。知諫院司馬光陳論三德。劄子曰。臣伏蒙聖恩。不以臣無似。擢臣為諫官。臣自幼學先王之道。意欲有益於當時。是以雖在外方。為他官。猶願竭其愚心。陳國家之所急。況今立陛下之左右。以言事為職。陛下仁聖聰明。求諫不倦。群臣雖有狂狷愚妄。觸犯忌諱。陛下皆含容寬貸。未嘗加罪。誠微臣千載難逢之際。苟不以此時傾輸骨髓之所有。以副陛下延納之恩。則不可以自比於人。死有餘罪矣。臣竊惟人君之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興教化。脩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義。識安危。別賢愚。辯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疆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



武而不仁。猶知獲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疆闢。一焉則衰。關二焉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自生民以來。未之或改也。臣不勝區區觸死忘生。竊見陛下天性慈惠。慎微接下。子育元元。況變群生。雖古先聖王之仁。殆無以過。然自踐祚以來。垂四十年。夙夜孜孜。以求至治。而朝廷紀綱。猶有虧缺。閭里窮民。猶有怨歎。意者群臣不肖。不能宣揚聖化。將陛下之於三德。萬分之一。亦有所未盡歟。臣聞春秋傳曰。賞慶刑威。曰君。臣幸得以修起居注。日侍黼宸之側。伏見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淵嘿。群臣各以其意有所敷奏。陛下不復詢訪利害。考察得失。一皆可之。誠使陛下左右前後股肱耳目之臣。皆忠實正人。則如此至善矣。或出於不意。有一姦邪在焉。則豈可不為之寒心哉。夫善惡是非相與混。若侍之如一。無所別白。或知其善而不能賞。知其惡而不能罰。則為善者日懈。為惡者日勸。善者懈。惡者勸。雖有

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稷契伊呂周召之臣。以之求治。猶鑿冰而取火。適楚而北行也。伏惟陛下少垂聖思。以天授之至仁。廓日月之融光。奮乾剛之威。衡善無微而不錄。惡無細而不誅。則唐虞三代之隆。何遠之有。此臣愚淺所見。不敢不陳。

仁宗時。天下久無事。參知政事宋綬慮宴樂有漸。乃上言。人心逸於久寧。而患害生於所忽。故立防於無事。銷變於未萌。事至而應。不亦殆歟。勸群司不以承平自怠。又上馭下之道有三。臨事尚乎守。當機貴乎斷。地謀先乎密。能守則奸不能移。能斷則邪不能惑。能密則事不能撓。願陛下念之。至若深居燕閒。聲味以調。六氣節宣。以順四時。保養聖躬。宗社之休也。

知制誥田況嘗面奏事論及政體。帝頗以好名為非。意在遵守故常。况退而著論上之。其略曰。名者由實而生。非徒好而自至也。堯舜三



代之君非好名者。而鴻烈休德。俾若日月不能纖晦者。有實美而然也。設或謙弱自守。不為恢闔。睿明之事。則名從而晦矣。雖欲好之。豈可得耶。方今政令寬弛。百職不修。二虜熾結。凌慢中國。朝廷恫矜。下民橫罹。蠲竭瀝膏血。以資繕備。而未免侵軼之憂。故屈就講和。為禽張子毒之術。自非君臣朝夕恥憤。大有為以過後虞。則勢可憂矣。陛下若忌好名而不為。則非臣之所敢知也。陛下儻奮乾剛。明聽斷。則有英曆之名。行威令。懾姦宄。則有神武之名。斥奢泰。章風俗。則有宗儉之名。澄冗濫。輕會飲。則有廣愛之名。悅亮直。惡諂媚。則有納諫之名。務咨詢。達壅蔽。則有勤政之名。責功實。抑偷幸。則有求治之名。今皆非之而不為。則天下何所望乎。抑又聖賢之道。曰名教。忠誼之。訓曰名節。群臣諸儒。所以尊輔朝廷。紀綱人倫之大本也。陛下從而非之。則教化微。節義廢。無耻之徒。爭進而勸沮之方。不行矣。豈聖人率下之意耶。

判許州賈昌朝召對。邇英閣。帝問。軋卦昌朝上奏曰。軋之上九。稱龍有悔。悔者凶。災之萌。文在亢極。必有凶災。不言凶。而言悔者。以強有可凶。可吉之義。修德則免悔。而獲吉矣。用九。見群龍無首。吉。聖人用剛健之德。乃可決萬機。天下久感。柔不可以濟。然亢而過剛。又不能用久。獨聖人外。以剛健決事。內以謙。不應物。不敢自矜。為天下首。乃吉也。手詔優答。

英宗即位。初。知諫院司馬光乞簡省細務。不必盡闕。聖覽。劄子曰。臣聞。卓陶贊於舜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蓋言人君明則百官得其人。百官得其人。則眾事無不美也。又曰。元首叢生。股肱惰哉。萬事隳壞也。蓋言人君細碎無大略。則群臣不盡力。羣臣不盡力。則萬事皆廢壞也。此二者。治亂之至要也。荀子曰。明主好要。闇主好詳。



王好要。則百事詳。王好詳。則百事廢。珠為人君者自有職事。固不當  
詳察細務也。然則人君之職。謂何。臣愚以為量材而授官。一也。度功  
而加賞。二也。審罪而行罰。三也。材有長短。故官有能否。功有高下。故  
賞有厚薄。罪有大小。故罰有輕重。此三者。人君所當用心。其餘皆不  
足言也。臣伏見國家舊制。百司細事。如三司。一省。史。開封府。補一  
廂鎮之類。往往皆須奏聞。崇政殿所引公事。有軍人。武藝。國馬。易。秣  
之類。皆一一躬親閱視。此蓋國初艱難。權時之制。施於今日。頗傷煩  
碎。陛下龍興撫運。聖政惟新。臣愚以為宜令中書樞密院。檢詳中外  
百司。自來公事。須申奏。取旨。及後殿。凡引公事。其間不繫大體。非人  
君所宜身親者。悉從簡省。委之有司。陛下養性安身。以專念人君之  
三職。之以法天地之易簡。致虞舜之無為。誠天下幸甚。

治平二年。先又奏曰。臣聞書曰。面稽天若。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蓋言王者為天之子。不敢不朝夕小心。祇畏其命。如在其上。如在其  
左右也。是故。洪範九疇。以五行為本。王者當祇順五行之性。內謹  
五事。以治身。外備八政。以治國。正五紀。以承天序。祈衷於皇極之道。  
登用三德之人。又參合以龜筮之謀。察風雨寒燠之未。以者得失。知  
休咎。導迎五福。避遠六極。此萬世不易之道也。臣不勝狂愚。忘生觸  
死。伏見陛下即位以來。災異甚眾。日月黑子。江淮之水。或溢或涸。去  
夏霖雨。涉秋不止。京畿東南十有餘州。廬舍沉於深淵。浮苴棲於木  
末。老弱流離。捐瘠道路。妻兒之價。賤於犬豕。許穎之間。親戚相食。積  
尸成丘。既而應冬無雪。煖氣如春。草木早榮。繼以黑風。今夏癘疫。大  
作。彌漫數千里。病者比屋。喪車交路。立秋幸而豐熟。首莖欣然。庶獲  
蘇息。未及收穫。而暴雨大至。一晝之間。川澤皆溢。溝渠逆流。原隰立  
陵。悉為洪波。一苗半穗。蕩無孑遺。都城之內。道路乘舟。城闕摧圮。官



府倉廩。軍壘民居。覆沒殆盡。死於壓溺者不可勝紀。耆耄之人皆言耳目所記。未嘗親聞。此乃曠古之極異。非常之大災。陛下安得不側身恐懼。思其所以致此之咎乎。臣性愚學淺。不足以窺測天意。竊以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然則災異之來。不在於他。苟人心和悅。則天道無不順矣。詩曰。亶亶文王。令聞不已。又曰。如珪如璋。令聞令望。言之聖王。未有不先其令名。而能行其政於天下者也。臣伏見陛下踐祚之初。上自宰輔。次及朝臣。下逮閭閻細民。士伍廝養。無不翕然同辭稱頌聖德。如出一口。皆云。方今皇族奉朝謁者八百餘人。陛下仁孝聰明。為之首寇。知人疾苦。識其情偽。節儉愛物。剛果能斷。既美先帝知人之明。又慶己身逢時之幸。涕泣共談悲喜相半。臣愚以為昔漢惠帝無子。而得文帝。仁儉謙恭。百姓富饒。民致刑措。昭帝無子。而得宣帝。

勤惠明。辨吏良民。樂號稱中興。然則國無嗣子。而旁親入繼。未必不為天意福祐社稷。而光啓聖賢也。私心自去。丁又甚於眾人。俄而聖躬有疾。上下之人。思殺身為牲。粉骨為藥。庶祈早瘳。以觀聖政。不意數月之後。道塗之議。稍異於前。頗有謗言。不可稱美。逮乎周歲之外。則頌者益寡。謗者益多。臣竊伏於闕門之外。日聞眾論。未勝悵悵痛心疾首。晝而忘食。夕而忘寢。為陛下深思其故。終不能明。意者陛下於舉動循守之間。萬一有所未思乎。敢以愚慮言之。蓋有三焉。惟陛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竊以皇太后仁明之德。爰自先朝。布聞四方。加之保育聖躬。在於極樞。陛下入承大統。不可謂全非皇太后之力。當陛下初得疾之時。外間傳言。皇太后於先帝梓宮之前。為陛下叩頭祈請。願為之傷。如此。豈可謂無慈愛之心於陛下哉。不幸為讒賊之人。交相離間。遂使兩宮之情。介然有隙。就使皇太后有不慈於陛下。



陛下為人之子。安可校量曲直。遂生忿恨。而於慶恭之心。有所不備。手傳曰。大德滅小怨。先帝擢陛下於衆人之中。自防禦使升為天子。唯以一后數公主屬於陛下。而梓宮在殯。已失皇太后之歡心。長公主數人。皆屏居閑宮。希曾省見。臣請以小喻大。設有閭里之民。家有妻數女。及有數畝之田。一金之產。老而無子。養同宗之子。以為後。其人既沒。其子得田產而有之。遂踈母棄父。使之愁憤怨歎。則鄰里鄉黨之人。謂其子為何如人哉。以匹夫而為此行。猶見貶於鄉里。況以天子之尊。為四海所瞻仰哉。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先帝天性寬仁。重違物意。晚年嬰疾。厭倦萬幾。遂以天下之事。悉委之兩府。兩府或見有所偏。或意有所私。取捨黜陟。不必皆當。又巧設佞門。遂被所愛。超資越級。欺罔衆人。抑廢孤寒。無所伸翹。及陛下即位。皆謂必能奮發乾剛。昭明君德。收取威福。復還正室。進賢退惡。賞善罰罪。

使海內靡然。立見太平。而陛下益事謙遜。不自晦匿。凡百奏請。不與奪動循舊例。不與事情。謹於細務。忽於大體。知人之賢。不能舉。知人不肖。不能去。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日久。不能從。大臣專權。甚於先朝。率意差除。無所顧忌。或非材而驟進。或有罪而見寬。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臣聞言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是以堯稽于衆。咨己從人。舜好問而好察。迺言。禹聞善言則拜。湯用人猶己。改過不吝。此四聖人者。豈其才智之不足哉。然猶孜孜汲汲。下詢愚賤之人者。蓋以四海之廣。萬幾之衆。非一人所能獨任。必資天下之耳目思慮。然後能曲盡其理也。陛下聖質雖美。亦當不怯於堯舜禹湯。而即政以來。或意有所見。執之不移。如堅守嚴城。御不敵外寇。使羣臣之言。皆無自而入。殆非所以納百川而成巨海也。孔子曰。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



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是故明君之於聽納。無彼無我。無親無疎。無先無後。唯其是而已矣。若重其所而輕彼所。陳信其所親而疑其所賤。至先入之言而拒後來之議。則雖有是者。亦不可得而見矣。夫人心之所好者。視醜以為美。而惡者視善以為惡。苟能以平心察之。則是非易見矣。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若必待合於聖意。則然而從之。不合則怒而棄之。臣恐讒諂日進。方正日踈。殆非所以增社稷之福也。又國家置臺諫之官。為天子耳目。防大臣壅蔽。朝廷政事。皆大臣相與裁定。然後施行。而臺諫或以異議干之。陛下當自以聖意察其是非。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今乃復付之大臣。彼安肯以己之所行為非。而以他人所言為是乎。此乃陛下所以獨取拒諫之名。而大臣坐得專權之利者也。夫以君相之重。何啻泰山。賤臣之輕。何啻雞卵。乃欲相與較其勝

負。臣固知其不敵矣。是以四方懷忠之士。願效區區者。皆望風不進。結舌沮氣。此天下所以又失望也。凡此三者。在列之臣。皆知其不可。而上畏嚴誅。下避怨怒。莫敢以此極言聞於陛下。使海內憤鬱之氣。積而不發。宜其有以感動天地之和矣。臣聞天意保佑王者。故為之下災異。以譴告之。若王者恐懼修省。則非徒免一時之害。又將有福祿隨之。商之太戊。武丁。周之成宣。是也。若傲忽不顧。非徒為害於一時。又將有危亡之禍。漢之成哀。桓靈。是也。今災異之來。意者皇天亦將保佑陛下。以成商周之美乎。臣願陛下上稽天意。下順人心。於此三者。皆留聖念。奉事皇太后。愈加孝謹。務得驩心。諸長公主。時加存撫。無命失所。總擘大柄。勿以假人。選用英俊。循名責實。賞功罰罪。捨小取大。刻塞弊倖。一新大政。延納讜言。虛心從善。皆行之。以至誠。非特為空言而已。夫至誠可以動金石。而況人乎。不誠不足以感匹夫。



而况天子。詩云。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庭下。日監在茲。天雖至高。視聽甚通。人之所為。發於中心。則天已知之。固不待見其容貌形於聲音也。陛下果能盡誠於此。則聖德日新。令名四達。人心既悅。天道自和。百穀蕃昌。嘉瑞並至。蠻夷率服。福流子孫矣。臣自知不才。無補朝廷。然不敢遂自塞嘿。復有所陳。惟陛下裁察。臣先昧死再拜上疏。

英宗時起居舍人傅堯俞上奏曰。臣聞自古受命之君。未有不上對天意而下順人心者也。夫受命者非他。天意所嚮而人心所歸耳。其所以對下順者。亦非他。恭儉仁孝耳。臣伏見陛下越自藩邸入繼大統。中外欣戴。若應試之久者。可以驗人心之歸矣。踐祚之初。遇東生疾。臣民傾身未聞德音。將越三時。而天下晏然。無一事者。可以驗天意之嚮矣。然臨朝淵嘿。未決政事。不知陛下務為謙抑耶。將起居之間。尚有所未適耶。以為未適。則當親近藥物。如曰謙抑則亦已至矣。伏望陛下察昊穹眷祐之深。念先帝顧託之重。思皇太后援助之勞。顧天下瞻望之極。宣暢言意。總覽萬機。出則親禮大臣。委曲以通其志。延見近侍。講摩以輔其闕。入則奉養母后。順承乎顏色。撫育諸主。務隆於慈愛。恭以久其德。儉以豐其財。簡去思慮。一歸至誠。夫誠之至。金石為開。矧嚮陛下之天意。而歸陛下之人心。誰有不通者乎。思慮之煩。適足害正。維至誠以定其心。大公以措諸事。靜者勿撓。而求則應之。尚何思慮之多也。行此足以受多福。泮羣疑。苟異于是。非臣所知。臣雖甚愚。誠恐天意不可以久。咈人心不可以久。鬱四聖天

業百年神器。願陛下念之毋忽。小臣亡狀。輒獻孤忠。干冒天威。伏俟斧鉞。

給事中王疇上疏曰。董仲舒為武帝言。天人之際曰。事在勉彊而已。勉彊學問。則聞見廣而智益明。勉彊行道。則德日進而大有功。陛下



起自列邸。先有天命。然而祖宗基業之重。天人顧享之際。所以操心治身。正家保國者。尤在於勉彊力行也。陛下昔在宗藩。已能務德好學。語言舉動。未嘗越禮。是天性有聖賢之資。自疾平以來。于茲半歲。而臨朝高拱。無所可否。群臣關白軍國之政者。日益至。其請人主財決者。日益多。然猶聖心盤桓。無所是非者。何也。得非以初繼大統。或慮未究朝廷之事故。謙抑而未違耶。或者聖躬尚未寧而不欲自煩耶。抑有所畏忌而不言耶。苟為謙抑而未違。則國家萬務。日曠月廢。其勢將趨於禍亂無疑也。若聖躬未能寧。則天下之名醫良工。日可召於前。而方技不試。藥石不進。養疾於身。坐俟歲月。非求全之道也。苟有所畏忌而不言。則又過計之甚也。今中外之事。無可疑畏。臣嘗為陛下力言之矣。陛下何不坦心布誠。廓開大明。以照天下。外則與執政大臣講心。治體內。則於母后請所未至。延禮賢俊。諮訪忠直。實所未見。達所未聞。若陛下朝行之。則衆心夕安矣。况陛下向居藩邸。日夕於側者。惟一二講學之師。與左右給事之人耳。脩身行己。德業日新。而知者無幾。則是為善多而得名常少也。然而終能德成。行尊美名遠聞。此先帝之所以屬心也。今處億兆之上。有一言動。則天下知之。簡冊書之。比之於昔。是善行易顯。而美名易成也。然而尚莫之聞者。是不為爾。非不能也。有始有終者。聖賢之能事。在陛下勉彊而已。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

君德

宋神宗即位初。御史中丞司馬光上奏曰。臣聞澄其源則流清。固其本則末茂。臣蒙陛下聖恩。拔於衆臣之中。委以風憲。天下細小之事。皆未足為陛下言之。敢先以人君脩心治國之要為言。此誠太平之原本也。臣聞修心之要有三。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脩政治興教化育萬物養百姓。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義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獲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疆闢。一為則衰闕。二為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自生民以來。未之或改。



也。治國之要亦有三。一曰官。二曰信賞。三曰必罰。夫人才性各有所長。官之職業各有所守。自古得人之盛。莫若唐虞之際。然獲契。臯陶。垂。益。伯夷。夔。龍。各守一民。終身不易。苟使之更來迭去。易地而居。未必能盡善也。故人主誠能收採天下之英俊。隨其所長而用之。有功者。勸之以重賞。有罪者。威之以嚴刑。譬如乘輕車。駕駿馬。雖其六轡奮其鞭策。何往而不可至哉。昔仁宗皇帝之時。臣初為諫官。上殿。首曾敷奏此語。先皇帝時。江曾進歷年圖。又以此語載之後序。今幸遇陛下始初清明之政。虛心下問之際。臣復以此語為先者。誠以臣平生力學所得。至精至要。全在於是。願陛下勿以為迂闊。試加審察。若果無可取。則臣無所用。於聖世矣。

熙寧元年。右正言孫覺上奏曰。臣聞血者陰也。氣者陽也。二物合而成人。雖合而成人。而無心術之妙。精神之運。則亦下愚而已矣。昔書

孔子深見此理。而推言之曰。血氣未定。戒之在色。以謂二物之交。則人之欲心甚熾。無妙道至神以勝之。則至于違禮義。而戒壽命矣。又曰。血氣方剛。戒之在鬥。一物既盛。則令人喜聞衆人之訕。則尚氣好勝。取必於人。以爭淺小而忘後患。人主之聞。則彊兵右武。拓土開邊。以爭利於夷狄。凡聞皆所以傷神明。而悖性理矣。又曰。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凡人之老。必齋而貢。血氣之衰。自然及此。故年彌高而德邵者。謂之孔子之徒。此三者。蓋論常人之情。常人為陰陽所役。故一人之身。而少壯老三變。聖賢則不然。知禮義之可貴。壽命之可寶。潛心於妙道。至神則少之時。不惑於色。知神明之可尊。性理之可樂。美狄禽獸。不足以校勝負。爭彊弱。則壯之時。不悅於聞。少而寡慾。長而盡性。則血氣雖衰。而不貪。陰陽為之役。而不得與之變。故心固而神明。體佚而壽考。陛下以睿明之質。鼎盛之年。求治甚切。而聽覽不倦。



真可謂有意天下者矣。然臣之忠竊獨私憂而過計。願陛下深鑒孔  
子之言而終始以三者為戒。則宗廟幸甚。天下幸甚。

富弼從判汝州。詔入覲。許肩與至殿門。神宗御內東門小殿。弼子  
掖以進。且命毋拜。坐語從容。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有為。對曰。人主  
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測則姦人得以博會。當如天之監人。善惡皆  
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無不得其實矣。

二年五月。王安石遷參知政事。上奏曰。臣切以為陛下既終堯隆考  
之於經。則羣臣進戒之時。而臣待罪近司。職當先事有言者也。切聞  
孔子論為邦。先曰放鄭聲。後曰遠佞人。仲虺稱湯之德。先曰不滯聲  
色。不殖貨利。而後曰用人惟己。蓋以謂不滯耳目於聲色玩好之物。  
然後能精於用志。能精於用。然後能明於見理。能明於見理。然後  
能知人。能知人。然後佞人可恃而遠。忠臣良士與有造之君子類進。

於時。有以自竭則法度之行。風俗之成。甚易也。若夫人主雖有過人  
之才。而不能早自戒於耳目之欲。至於過差。以亂其心之所思。則用  
志不精。用志不精。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邪說詖行。必窺間乘殆  
而作。則其至於危亂也。豈難哉。伏惟陛下即位以來。未有聲色玩好  
之過聞於外。然孔子聖人之盛。高自以為七十。而後敢縱心所欲也。  
今陛下以鼎盛之春秋。而享天下之大奉。所以感移耳目者。不為少  
矣。則臣之所豫慮。而陛下之所深戒。宜在於此。天之生聖人之材。甚  
吝。而人之值聖人之時。甚難。天既以聖人之材付陛下。則人亦將望  
聖人之澤於此時。伏惟陛下自愛。以成德。而自強。以赴功。使後世不  
失聖人之名。而天下皆蒙陛下之澤。則豈非可願之事哉。臣愚不勝  
惓惓。惟陛下恕其狂妄。而幸賜省察。

三年。右正言李常上奏曰。臣聞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惟天為大。



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夫堯之為德。至民莫能名。功業高。太法度煥明。如此其盛者。配天故也。所以配天者。能則天也。亦何獨堯為然。王天下者。莫不欲然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則王者之事也。中庸曰。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配天。王者之德也。夫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不求則天而配其德。可乎。臣竊聞陛下即位已來。聖德日新。殆將天縱。碩儒元老。自愧不及。追帝王之盛際。將在今日。臣所以樂為陛下言也。昔者子思論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脩身而已。誠能脩身。天下國家之治。尚足道哉。其脩身之叙。亦必始於至誠無息。而極乎高明。上配天德。然則志在於配天者。何可息也。詩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孔子曰。我學不厭。皆言其不息也。臣願陛下就天質之至明。因聖術之已著。法文王孔子之意。勉之又勉。極夫廣大而盡乎

精微。比德於唐堯之盛。高慮功業。法度不輝耀乎。萬世不垂譽於無窮乎。非愚臣苟以責難之義事陛下。誠以陛下睿智之資。為此甚易故也。

知滄州曾鞏上言曰。臣聞基厚者勢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垂光錫祚。曷爽繁衍。久而彌昌者。蓋天人之理。必至之符。然生民以來。能濟登茲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夫禹之績大矣。而其孫太康乃墜厥緒。湯之烈盛矣。而其孫太甲既立。不明。周自后稷十有五世。至於文王。而大統未集。武王成王始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難於南狩。昭王之子穆王。殆於荒服。暨于幽厲。陵夷盡矣。及秦以累世之智。并天下。然二世而亡。漢定其亂。而諸呂七國之禍。相尋以起。光武中興。然冲質以後。世故多矣。魏之患。天下為三。晉宋之患。天下為南北。隋文始一海內。然傳子而失。唐之治。在於貞觀。開元之際。而女禍世



出。天寶以還綱紀微矣。至于五代蓋五十有六年而更八姓十有四君。其廢興之故甚矣。宋興太祖皇帝為民去大殘致更生。兵不再戡而粵蜀吳楚五國之君生致闕下。九州未同。復禹之跡。內輯師旅而齊以節制。外卑藩服而納以繩墨。所以安百姓。禦四夷。綱理萬事之具。雖創始經營。而彌綸已悉。莫貴於為天子。莫富於有天下。而舍子傳弟。為萬世策。造邦受命之勤。為帝太祖功。未有高焉者也。太宗皇帝適求厥寧。既定晉疆。錢俶自歸。作則垂憲。克紹克類。保世靖民。丕丕之烈。為帝太宗。德未有高焉者也。真宗皇帝繼統。遵業以涵煦。生養著息。齊民以并容。徧覆擾服。異類蓋自天寶之末。宇內板蕩。及真人出。天下平。而西北之虜猶間入闕邊。至于景德二百五十餘年。契丹始講和好。德明亦受約束。而天下銷鋒。灌燧無雞鳴犬吠之警。以迄于今。故於是時。邊封泰山。禪社首。薦功德。以明示萬世不泯之

廟。所以為帝者宗。仁宗皇帝寬仁慈恕。虛心納諫。慎注措謹。規矩。早朝晏退。無一日之懈。在位日久。明於羣臣之賢。不肖。忠邪。選用政事之臣。委任責成。然公聽並觀。以周知其情偽。其用舍之際。一稽於衆。故任事者亦皆警懼。否輒罷免。世以謂得馭臣之體。春秋未高。接立有德。傳付惟允。故傳天下之日。不陳一兵。不宿一士。以戒非常。而上下晏然。殆古所未有。其豈弟之行。足以附衆者。非家施而人悅之也。積之以誠心。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故棄羣臣之日。天下聞之。路祭巷哭。人人感動。歎其得人之深。未有知其所繇然者。故皇祖之廟。為宋仁宗。英宗皇帝聰明。睿智。言動以禮。上帝眷相。天命所集。而稱疾遜避。至于累月。自踐東朝。淵默恭慎。無所言議。施為而天下傳頌。稱說。德彌彰。聞及正南面。勤勞庶政。每延見三事者。必為機必咨詢。舊章考求古義。聞者惕然。皆知其志在有為。雖早遺天下。成功成



烈未及宣究而明識大畧足以克配前人之休。故皇考之廟為宋英宗。陛下神聖文武可謂有不世出之姿。仁孝恭儉可謂有君人之大德。憫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不能獨見於衆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抵踵襲卑近。因於世俗而已。於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絕之跡。修列先王法度之政。為其任在己。可謂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變易因循。聽命必信。使海內觀聽莫不奮起。羣下遵職。以後為羞。可謂有能行之效。今斟酌損益。草創興壞。明作法度之事。日以大備。非因陋就寡。拘牽常見之世所能及也。繼一祖四宗之緒。推而大之。可謂至矣。蓋前世或不能附其民者。刑與賦役之政暴也。宋興以恭所用者。鞭扑之刑。然猶詳審反復。至於緩回。縱之誅。重誤入之辟。蓋未嘗用一暴刑也。田或二十而稅一。然歲時有審數議寬減之宜。下蠲除之命。蓋未嘗加一暴賦也。民或老死。不知力政。然猶憂憐惻怛。常謹復

除之科。急擅興之禁。蓋未嘗興一暴役也。所以附民者如此。前世或失其操柄者。天下之勢或在於外戚。或在於近習。或在於大臣。宋興以來。戚里宦臣。曰將曰相。未嘗得以擅事也。所以謹其操柄者如此。而況輯師旅於內。天下不得私尺兵一卒之用。卑藩服於外。天下不得專尺土一民之力。其自處之勢如此。至於畏天事神仁民愛物之際。未嘗有須臾懈也。其憂勞者又如此。蓋不能附其民。而至於失其操柄。又怠且忽。此前世之所以危且亂也。民附於下。操柄謹於上。處勢甚便。而加之以憂勞。此今之所以治且安也。故人主之尊。意諭色按。而六胥震動。言傳號渙。而萬里奔走。山巖窟穴之氓。不待期會而時輸歲送。以供其職者。惟恐在後。航浮索引之國。非有發召。而羸廢橐負。以致其贄者。惟恐不及。西北之戎。授弓縱馬。相與絃膠。而戲豫東南之夷。正冠束衽。相與挾冊。而吟誦。至於六府順叙。百嘉豐遠。允



在天地之內。含氣之屬皆裕如也。蓋遠莫懿於三代。近莫威於漢唐。然或四三年。或一二世。而天下之變不可勝道也。豈有若今五世六聖百有二十餘年。自通邑大都。至於荒陬海聚。無變容動色之慮。萌於其心。無援枹擊柝之戒。接於其耳目。臣故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大宋之隆也。竊觀於詩。其在風雅。陳太王。王季。文王。致王迹之所由興。武王之所以繼伐。而成王之興。則美有假樂。鳧鷖。戒有公劉。洞酌。其所言者。蓋農夫。女工。築室。治田。師旅。祭祀。飲尸。受福。委曲之常務。至於兔置之武夫。枵修於隱。牛羊之牧人。慶及微物。無不稱紀。所以論功德者。由小以及大。其詳如此。後嗣所以昭先人之功。當世之臣子所以歸美其上。非徒薦告鬼神。寤黎庶而已也。書稱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蓋歌其善者。所以起其懈。慕興起之意。防其怠廢難久之情。養之以德。而成之於心。其於勸者。者之功。美昭法戒於將來。聖人之

所以列之於經。垂為世教也。今大宋祖宗興造功業。猶太王。王季。文王。陛下承之以德。猶武王。成王。而君臣之於考次。論撰。列之簡冊。被之金石。以通神明。昭法式者。關而不圖。此學士大夫之過也。蓋周之德盛於文武。而雅頌之作。皆在成王之世。今以時考之。則祖宗神靈固有待於陛下。臣誠不自揆。輒冒言其大體。至於尋類取稱。本隱以之顯。使莫不究悉。則今文學之臣。悉於列位。惟陛下之所使。至若周之積仁累善。至成王。周公為家盛之時。而洞酌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所以為成王之戒。蓋履極盛之熱。而動之以戒懼者。明之至智之盡也。如此者。非周獨然。唐虞至治之極也。其君臣相飭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則處至治之極。而保之以祗慎。唐虞之所同也。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廣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則宋興以來。全盛之時。實在今日。陛下仰探皇天。所以觀有德。饗有道之意。而奉



之以寅畏。俯念一日二日萬幾之不可以不察而處之以兢兢。使休  
光美實。日新歲益。閎遠崇侈。循之無窮。至千萬世永有法則。此陛下  
之素所畜積。臣愚區區愛君之心。誠不自揆。欲以庶幾詩人之義也。  
惟陛下之所擇。

元豐七年。資政殿學士知揚州呂公著上奏曰。臣聞人君以至誠為  
道。以至仁為德。守此二言。終身不易。堯舜之主也。何謂至誠。上自大  
臣。下至小民。內自親戚。外至四夷。皆推赤心以待之。不可以絲毫偽  
也。如此。則四海之內。親之如父子。信之如心腹。未有父子相圖。心腹  
相欺者。如此。而天下之不治。未之有也。絲毫之偽。一萌於心。如人有  
病。先見於脉。如人飲酒。先見於色。聲色動於幾微之間。而猜阻行於  
千里之外。強者為敵。弱者為怨。四海之內。如盜賊之憎主人。鳥獸之  
畏弋獵。則人主孤立而危亡至矣。何謂至仁。親臣如手足。視民如赤

子。戢兵省刑。時使薄斂。行此六事而已矣。禍莫逆於好用兵。怨莫天  
於好起獄。災莫深於興土功。毒莫甚於奪民利。此四者。陷民之坑。穿  
而伐國之斧鉞也。去此四者。行彼六者。而仁不可勝用矣。傳曰。至誠  
如神。又曰。至仁無敵。審能行之。當獲四福。以人事言之。則至逸而國  
安。以天道言之。則享年永而卜世長。此必然之理。古今已試之效也。  
去聖益遠。邪說滋熾。獻常道而求異術。文姦言以濟暴行。為申商之  
學者。則曰。人主不可以不學術。數。人主天下之父也。為人父而用術  
於子。其可乎。為莊老之學者。則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欲窮兵  
黷武。則曰。吾以威四夷而安中國。欲煩刑多殺。則曰。吾以禁姦惡而  
全吾人。欲虐使厚斂。則曰。吾以彊兵革而誅暴亂。雖若仁而卒歸  
於仁。此皆亡國之言也。秦二世王莽。嘗用之矣。皆以經術附會其說。  
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言威福不可移於臣下也。欲威福不移



於臣下則莫若捨己而從衆。衆之所是。我則與之。衆之所非。我則去之。夫衆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議之主也。如此。則威福將安歸乎。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主不可以不作威福。於是違衆而用己。己之耳目。終不能徧天下。要必資之於人。愛憎喜怒。各行其私。而浸潤膚受之。說行矣。然後從而賞罰之。雖名為人主之威福。而其實左右之私意也。姦人竊吾威福。而賣之於外。則權與人主侔矣。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威者。畏威之謂也。愛者。懷私之謂也。管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畏威之心。勝於懷私。則事無不成。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君當使威刑勝於惠愛。如是。則予不如奪。生不如殺。堯不如桀。而幽厲威靈之君。長有天下。此不可不辯也。

哲宗即位。監察御史王巖叟上奏曰。臣聞孔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

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臣竊以君道之大。無所不難。苟得其要而持之。則所難者少矣。臣請略舉其要。陛下試垂聽。事甚言無所隱之謂忠。心無所欺之謂信。忠於主者不避嫌。信其己者不思謗。所以忠信或至於獲罪。故人君以察忠信而主之為難。巧於言之謂佞。順於事之謂柔。巧言則易得。順事則易從。所以佞柔常至於日親。故人君以辯佞柔而遠之為難。廣大業者存乎勤。而人情常易於生倦。以墮其業。故人君以久而不倦為難。成大謀者存乎斷。而人情常牽於小。不忍以亂其謀。故人君以棄小不忍為難。臣以謂為國之要。能察忠信而主之。使得盡言。辯佞柔而遠之。使不害政。行之以勤。而無廢弛之憂。濟之以斷。而無優游之患。則治道成矣。陛下威德日新。四事之要。曾無所難。而皆自得。益願陛下不以易心處之。則德日新。又日新矣。



若史為起居舍人。又論洪範三德。上奏曰。臣伏以人主言而為天下法。動而為天下則。聖人思所以嚴百王之心。而重其事。故置右史以記言。左史以記動。伏惟陛下即位以來。恭默思道。諛畏不言。五年于今。臣幸得以右史入侍。願聞德音而書之。不啻飢渴者亦有時矣。昨日臣預立通英侍講。臣司馬康講洪範九疇。至又用三德。陛下忽啓聖問曰。只此三德。為更有德。臣不覺心躍而神竦。既以初聞。堯言為喜。又以陛下問德。得其要為慶。臣敬已書之於冊。以示萬世。竊伏思念陛下既能審而問之。必將體而行之。三德者。君人之大本。得之則治。失之則亂。不可須臾而去者也。臣請為陛下別白而言之。夫明是非於朝廷之上。判忠邪於多士之間。不以順己而忘其惡。不以逆己而遺其善。私求不徇於所愛。公議不遷於所憎。竭誠盡節。以先國家之急。而忘其身者。任之當勿貳。附下周上。以盜寵祿而不恤百姓之患。

者。棄之當勿疑。惜紀綱。謹法度。重典刑。戒姑息。此人主之正直也。聲色人之所好也。而遠之。盤游人之所樂也。而絕之。財利人之所貴也。而賤之。勇於救天下之弊。果以斷天下之疑。邪說所不能移。非道所不能悅。此人主之剛也。居萬乘之尊。而不驕。饗四海之富。而不侈。聽明有餘。而處之如不足。俊傑並用。而求之猶弗及。虛心以訪道。虛己以從諫。懼若臨深淵。怯若履薄冰。此人主之柔也。三者足以盡天下之要。顧人主力行何如耳。陛下誠能用洪範之三德。以修己。推阜陶之九德。以用人。則堯舜三王之盛。可坐而致矣。斯無難。在陛下勉之而已。

元祐元年。御史中丞傅堯俞上宣仁皇后論治性之道。疏曰。臣聞之於書曰。慎厥初。惟其終。又曰。慎厥終。惟其始。始則念終。不敢不慎也。終則念始。不敢不勉也。臣愚伏念陛下考古御今。備明法度。恭儉以



克己慈惠以愛人。登崇老成。開廣言路。大義明著。仁聲流聞。總攬萬  
機。得其綱要。所以欽崇祖宗。導世成俗。為子孫百世之慮。甚備。非臣  
筆舌所能形容。雖詩書所載。丹青所傳。殆非有以過也。可謂有真始  
矣。臣愚不勝拳拳。謂陛下雖聖性得之。猶當加聖心焉。夫天地無全  
功。聖人無全能。此不可不思。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治性  
之道。必審己之有餘。而強其所不足。有餘則養之。不敢矜。不足則勉  
之以為戒。然後無間可窺。而巧偽之徒。不得比周。而望進。今陛下不  
出房闈。而天下嚮風。百僚奉職者。無它。以陛下通達平鈞。而政出於  
大公云耳。苟一有所偏。則好惡之情。露百邪羣。枉必爭隙而入矣。陛  
下前日積勞之所成就。將中廢而不完矣。豈可不兢兢業業。日慎一  
日。以圖厥終哉。敬願陛下留神省察。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陛下不  
遺臣愚屬。以言責。非臣衰拙。所當蒙被。仰貪威明。勉就職。臣輒自

惟忖。蓋志有向背。而材有能否。事有大小。任有重輕。陛下使臣拾遺  
補過。以輔盛德。明善正失。以平庶政。舉直錯枉。以正大臣。方是之時。  
臣極其力。以死繼之。若夫窺人之私。摘其細故。有聞必達。遇事無言。  
則非臣之任。又非臣之志也。伏惟陛下責其大節。寬其近功。因臣所  
能。俾效其力。臣終不以狗馬之年。為子孫計。畏首顧尾。以孤負恩獎。  
惟始之之難。陛下既蹈之矣。顧不能善其終乎。然不可不戒也。伏望  
陛下察臣懇款。不廢其言。特賜覽觀。則永譽無悔。臣不勝大願。  
蔡確以作詩誹謗得罪。堯俞又上奏曰。臣觀蔡確狂悖。陛下神斷不  
疑。下合人情。上明邦憲。雖一以公議裁之。固未嘗臨之以怒。然豈陛  
下之所樂者哉。况區斷之際。亦須少勞睿思。愚臣妄度竊恐陛下於  
海嶽之量。不能無少忤。而未能忘懷也。外廷側聆。自增驚惕。臣聞之  
於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夫事至以無



心應之。既往若未嘗經意。此聖人所以養至誠而御遐福者也。願陛下寬聖心。省浮念。游情太清。以固真粹。陛下之氣和。則上下之氣和。之曰。卿憂朕深者。臣無公綽之才。而有其誠。臣以為今天下事莫重於此。故惓惓而不能自己。惟陛下無易臣言。留神省察。

三年。中書舍人曾肇論君道在立己。知人。上奏曰。臣伏見陛下即位以來。早朝晏罷。負宸端莊。淵默弗言。雖在深宮之中。不為佚豫之好。可謂有克肖祖宗之聖質。退朝燕處。翰墨是親。日御通英。虛心恭己。以延講誦。可謂有急於問學之誠心。夫有克肖祖宗之聖質。又有急於問學之誠心。則引而達之。廣而天之日。今日之所務也。蓋聖人之性與人同。在謹其初而已。夫性之初。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火之始然。一螢燭之微爾。及其至也。其明足以燭萬物。其用足以燦金石。其

利博矣。然設之不當。則燎原野。焚玉石。而不勝其害也。泉之始達。一勺之多爾。及其至也。大而為之江河。細而為溝澮。其利博矣。然導之非理。則暴怒悍突。懷山襄陵。而不勝其害也。人之性。何以異於是哉。况夫有天下之大。身四海之富。靡曼之聲。妖滌之色。足以移其耳目。宮室狗馬。珠玉綺繡之玩。足以移其心志。與賢人處。美而不肖者參之。與正士游。美而邪人間之。日漸月漬。習與性成。則明者或至於昏。仁者反而為暴。豈其天資之固然哉。設之弗當。導之非理。故以以舜之為君。而禹告以無若丹朱傲。以禹之為君。而其戒見於五子之歌。以武王之為君。而太保作旅獒以誡。至於成王而誡。戒益辭。周公作無逸。又作七月之詩。召康公作公劉以戒民事。又作泂酌以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其誨可謂諄諄矣。故以成王中材之幸。而能持盈守成。卒為賢君者。設之得其當。導之適其理。故也。自古治世少而亂



世多天下之柄或移於權臣。或假於外戚。或出於宦寺。諸侯或強大而不可制。夷狄或驕慢而不可屈。兵或恣睢而不可使。海內之賦入。或專於彊藩。悍將而縣官不能制也。百里之長。或專殺而司寇不能治也。有一於此。人主雖有特起之資。欲治之志。而其勢不能以大有為。此古今之通患也。本朝承平。首有餘年。政出於一。羣臣奉法遵職。外戚奉朝請。宦寺供掃洒而已。州縣之勢。如臂使指。夷狄引首待我衣食。制兵與賦。皆得其要。刑罰清平。又前世之所未有也。六聖相傳。以至陛下。言其德則光大。言其業則富有。言其勢則便利。陛下又有克實祖宗之聖質。有急於問學之誠心。引而達之。廣而大之。欲王則王。欲帝則帝。惟陛下之所嚮而已。孔子曰。為君難。知為君之難。固有時而易矣。何以言之。君道莫難於立己。莫難於知人。己非禮不立。人非言不知也。孔子曰。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臣請為陛下言之。夫所謂禮。非制度文為之事也。姦聲亂色。未留於聰明。淫樂慝禮。不接於心術。非正勿視也。非正勿聽也。非正勿言也。非正勿動也。視聽言動。由於禮。則內之非僻之思。無自而生。外之非僻之習。無自而入。內有以正其心。外有以正其行。夫然故。施於事親則孝。施於兄弟則順。施於族姻則睦。施於郊廟則敬。施於朝廷則莊。施於治民則仁。施於軍旅則威。無所施而不當矣。孔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其守豈不約。其效豈不博哉。至於知言。其事尤難。蓋言亦多端矣。有辯。有訥。有華。有質。有是而非。有迂而直。不可不察也。非獨如此。人主必有好惡之心。有是非之心。所好者正。所惡者邪。以忠為是。以佞為非。則固善矣。不幸反此。則小人必將逢其所好。避其所惡。於其所是。諱其所非。以售其姦言。以行其私說。故人主好高遠。則竅言入。好卑近。則通言至。好刑名。則慘刻之說進。好功利。則興作之謀用。



上以此求於下。下以此應於上。同者謂之賢。異者謂之愚。而君子雜處。小人之間。方且逆其所順。強其所欲。君所謂可而有否焉。必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必獻其可以替其否。如是而君不察焉。則小人日親。君子日踈。小人日進。君子日退。君子道消。小人道長。此治亂安危之所以分也。治亂安危所分。在於聽言之際。豈不可畏也哉。故漢文帝聽張釋之而退。畜夫。則風俗至於篤厚。唐太宗聽魏鄭公而絀封倫。則致治幾於太平。齊威公不聽管仲而進易牙。符堅不聽王猛而信慕容垂。則旋踵而敗亡。其效豈不深切著明哉。伏惟陛下有克肖祖宗之聖質。有急於問學之誠心。宜其於行不勉而中。於言不思而得。然臣猶惓惓以是為獻者。蓋天下之物。接於我者無窮。而不能以道觀物。則為物所引。而欲必至於敗。度縱必至於敗。禮尚何以立已哉。天下之言。接於我者無窮。而不能以道觀言。則為

言所蔽。而浸潤之。諧膚受之。愬無所不行。尚何以知人哉。臣愚願陛下及此春秋方富。血氣未定。早為之制。不瀟聲色。不殖貨利。出入起居。凡所以害德之事。勿為也。左右前後。凡可以蕩心之物。勿近也。便僻側媚。遠之而勿親。直諒多聞。親之而勿遠。動容周旋。唯禮之從。則已無不立矣。無作好惡。無作聰明。使人不能窺。有言逆于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志。必求諸非道。使姦言不得入。虛心廣覽。以揆衆論。辭寡者。知其人之言。辭多者。知其人之躁。辭游者。知其誣善。辭枝者。知其心疑。以至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則人無不知矣。有以立已。充而至於美風俗。不難矣。有以知人。推之以修政事。不難矣。方今海內雖號治安。然內則忠邪雜。搆是非紛亂。士節不厲。奉公守義者。宜寡。而交私合黨者。多。外則爭訟盜殺。法不勝姦。歲論大辟五千餘人。祖宗以來。未嘗如此。風俗未可謂美。



也。朝廷上下紀綱不肅。百司庶務類多文具。官不勝其冗而未有以  
蓄財不足於用而未有以制。哀於惻隱之書日下。而百姓之力未裕  
也。是故和風未洽而歲之順成者常少。恩信未孚而夷狄之侵侮者  
尚多。以至寇賊姦宄所在竊發。政事未可謂備也。陛下誠能早留意  
於此。正己以先之。得人而任之。力行以久。馴致以漸。則豈惟卿士大  
夫相化以義哉。芻牧之微。裨販之陋。可使忠厚而知恥矣。豈惟朝廷  
之上百工得其職哉。海隅障塞之遠。抱關擊柝之賤。亦皆嚮方而宿  
業矣。如是風俗不美。政事不修。未之聞也。捨是而不務。則接物而不  
能無累。聽言而不能不惑。接物而累。則雖有克肖祖宗之聖。質而敗  
之者衆。聽言而惑。則雖有急於問學之誠心。而蔽之者多。如是則風  
俗愈入於薄惡。政事愈入於弛壞。貴者不能自克。況其賤者哉。近者  
且猶弗治。況其遠者哉。非獨如此。人事不立。而望天道之助順。中國

不尊。而望夷貊之允懷。抑又難矣。臣愚故曰。陛下有克肖祖宗之聖  
質。有急於問學之誠心。則引而達之。廣而大之。正今日之所務也。不  
然。則用心雖勞。而去道愈遠。用力雖勤。而為術愈疎。雖日接多士。日  
求諫言。而於道無補也。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傳曰。學而  
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陛下欲至此。非他學以求之。思以精之。而  
已。惟陛下留意毋忽。則天下幸甚。

四年。右諫議大夫范祖禹上言。仁皇后乞先正君心。疏曰。臣蒙陛下  
擢受諫職。才力淺薄。懼不克勝。受命以來。夙夜不遑寧處。深思天下  
之事。自非大者遠者。未之敢先。恭惟祖宗受天命百三十年。自三代  
以來。未有承平如此之久。累聖基業。付畀子孫。成之至難。壞之至易。  
是以古之明王欲治天下。先正其本。其本在於人君一心而已。天下  
治亂出於君心。君心一正。則百事無不正。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



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臣侍經筵。因進講。每及人君正心脩身之要。君子小人繫於治亂之際。未嘗不反覆明陳。伏計陛下聞之已熟。今有言責不敢忘此。竊惟天下之本在於君心。臣愚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日以祖宗之艱難。治天下之勤勞。萬民之疾苦。羣臣之邪正。政事之得失。說諭皇帝存之於心。若皇帝陛下。聖心曉然。明於邪正是非。他日衆說不能惑。小人不能進。則萬事之矣。臣竊熟思。莫大於此。惟陛下深留聖意。以幸天下。

七年。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蘇軾上奏曰。臣聞始之學也。以適用為本。而耻空言。故其仕也。以及民為心。而慙尸祿。乃者屢請治郡。兼乞守邊。欲及殘年。少施實效。而有志莫遂。負愧何言。今乃以文字為官。常語言為職業。下無所見。其能否。上無所考。其

幽明。循省初心。有覩面目。故於拜恩之日。少陳有益之言。孔子曰。一言可以興邦。而孟子曰。一言正君而國定。昔漢文帝悅張釋之長者之言。則以德化民。輔成刑措之功。孝景入昆。錯數術之語。則以智馭物。馴致七國之禍。乃知為國安危之本。只在聽言得失之間。陛下即位以來。學如不及。問道八年。寒暑不廢。講讀之官。談王而不談伯。言義而不言利。八年之間。指陳文理。何啻千萬。雖所論不同。然其要不出六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勤。四曰謹。五曰誠。六曰明。慈者。謂好生惡殺。不喜兵刑。儉者。謂約己省費。不傷民財。勤者。謂躬親庶政。不遺聲色。謹者。謂畏天法。祖不輕人言。誠者。謂推心待下。不用智數。明者。謂專信君子。不雜小人。此六者。皆先王之陳迹。老生之常談。言無新奇。人所忽易。譬之飲膳。如服藥石。則天人自應。福祿難量。而臣等所學先王之道。亦不為無補於世。若陛下聽而不受。受而不信。信而不



行。如聞春禽之聲。秋蟲之鳴。過耳而已。則臣等雖以三尺之喙。日誦五車之書。反不如醫卜執技之流。簿書奔走之吏。其為尸素。死有餘誅。伏願陛下。一覽臣言。少留聖意。天下幸甚。

徽宗即位初。哲宗將祔廟。中旨索省中書畫甚急。祕書丞韓宗武言。先帝祔廟。陛下哀慕方深。而丹青之玩。取索不已。播之于外。懼損聖德。陛下踐祚。如日初升。當講劇典。訓開廣聖學。好玩易志。正古人所戒也。

殿中侍御史陳瓘乞觀無逸。及漢唐事。曰。臣聞商之高宗。嘗勞于外。作其即位。不敢荒寧。享國久長。為後王法。無逸所陳是也。漢之與唐。四十餘君。賢而可紀者三君而已。漢之文宣。唐之太宗是也。文帝年二十有三。來自代邸而有天下。後世恭儉之主。莫有及焉。宣帝年十有八。興於民間而有天下。後世勵精之主。莫有及焉。太宗年十有八。舉

兵除亂。又數年而有天下。後世納諫之主。莫有及焉。此三君者。方其在在外之時。斯民之利病。朝政之臧否。耳聞目見。皆得其實。後雖深處九重。而考往驗今。不忘鑑戒。此其所以為賢也。恭惟陛下。久處潛藩。充養聖德。亦如高宗。焉勞于外。春秋鼎盛。曆數在躬。亦如三君。自外而入。置無逸於座右。採唐漢之所長。則文宣太宗之事。蓋有燦然可觀者矣。神考所謂吾無間然者。臣愚願有稽焉。

瓘又奏曰。臣聞四時各守一節。天道無節也。有變而已。人君如天。人臣如四時。故臣宜守節。不可變也。君當制變。不可守一節也。坤之用六。人臣之職。一吐其言。終身不變。乾之用九。人主之道。變其往。事無所不可。如上天寒暑之變。或霜或雨。在我而已。運而無積。歲功乃成。故曰。王省惟歲。豈與四時同守一節而已哉。蓋以天言之。則四時分守。合而成歲功。以人言之。則臣下執節。變而為主道。主道可變也。臣



道不可變也。王安石守其節，神考變之。故人主之權不分于下。紹聖大臣以不改安石為節，而敢變神考之事。其理乖倒，可謂甚矣。然則人臣之節，人主之變，不可不辨也。

徽宗時起居郎周堂上言：自古求治之主，未嘗不以尚志為先。然溺於富貴，逸樂蔽於諂諛，順適則志隨以喪，不可不戒。元祐法度互有得失，人才各有所長，不可偏棄。

遂昌令張根為帝言：人言一日萬幾，所恃者是心耳。一累於物，則聰明智慮且耗，賢不肖混淆，綱紀不振矣。願陛下清心省欲，以窒禍亂之原。遂請罷錢塘製造局，帝改容嘉聽。

議禮武選編修官葉夢得召對，言自古帝王為治，廣狹大小規模各不同。然必自以治其心者始。今國勢有安危，法度有利害，人材有邪正，民情有休戚，四者治之大也。若不先治其心，或誘之以貨利，或陷

之以聲色，則所謂安厄利害邪正休戚者，未嘗不顛倒易位。而况求其功乎。上異其言，特遷祠部郎。

侍御史黃葆光上奏曰：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剛健者君之德，而其道不可屈。柔順者臣之節，而其分不可亢。苟致屈以求合，則是傷仁。非所以馭下也。苟矯亢以求伸，則是犯分。非所以尊君也。帝感悟，命近臣讀其奏於殿中。

左司諫江公望乞攬權斷。上奏曰：臣竊以一池四監，未知其孰守。十羊九牧，莫知其孰從。在朝之臣，盈避之議。未知其孰是。非仁不足與謀，非智不足與明。非勇不足與斷。仁智勇，天下達德。操大物者，其可忽諸。不咨於岳牧，而有四罪之誅。後世不以仁智為不足，而以勇稱。舜者以善斷故也。捨己而從人，可謂仁而謀矣。不徧物而急先務，可謂智而謀矣。不實於仁智，未有能勇者也。非勇未有能斷者也。非斷



未有能成天下之務者也。舜以是傳之湯，故伐桀而斷之。以今朕必往，湯以是傳之周公，故誅二叔而斷之。以從十夫之誓，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其於少正卯，疑若無顯過也。斷之以七日之必誅，書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信乎當斷不斷，其蹈後艱也必矣。先王知其然也，故以衣服器用著以法象，俾朝暮起居見而知之。故天子之服十二章，而黼居一焉。王之四飲三酒，凡巾皆黼焉。天子諸侯於明堂，其負必斧，宸焉。黼之為斧，如以其有剛斷之才，遇物必決，遇理必斷，取之以為法象，其意亦深矣。施之於服用之間，雖不以言，其丁寧告戒亦至矣。此君天下所當蚤聞也。昔高宗舊勞于外，故能知小人之情。漢宣帝上下諸陵，周遍三輔，故能知閭閻姦邪。吏治得失，陛下在潛邸時，天下利病，民間疾苦，以至於人臣之忠佞，當熟聞而周知矣。及臨御以來，日見羣臣日聞異議，躬攬天下之事，未為不衆矣。以潛邸之所

聞陳于前，以臨御之所，知操驗於後，深籌靜計，精閱詳講，無一不實，故獨斷之權，正在今日。此臣所以汲汲為陛下道實機會之不可失也。伏望陛下不牽於左右之論，不膠於衆多之口，不以先入已信之言，宿於心，不以未信遽告之言，拒於耳。從善有走阪之易，去佞無拔山之難。決事如折薪，從理如破竹。本在上，末在下。要在君，詳在臣。若以本付下，無異持太阿而付人，以鐔者也。以要與臣，是猶振千鈞之裘而不得領，以綱畀人而欲舉萬目之網者也。不太踈哉。箕子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老聃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示人以言。此言本必在上，要必在君也。伏望陛下攬威福，持利器，濟之以必行之斷，龍見而雷聲，風行而火馳，不以芒刃嬰腕，髀而取劓，不以藥肉理疾，而喪人之軀。漢元帝不知出此，以柔仁草法，吏持刑太深之弊，而牽制文藝，優柔不斷，天下機務浸弛矣。伏望陛下以仁智勇行大舜成



湯周孔之事。以優柔牽制。鑑漢元帝之失。於衣服器用之間。深思齋之為義。朝夕起居。未嘗怠忽。雖萬機之叢。湊日進于前。不足治也。黃帝曰。日中必萋。操刀必割。以言乘機會之不可緩如此。伏望陛下少留神。

公望又進心說曰。耳目口鼻之不相亂。其所以能視能聽能味能嗅。有心為之官。而管攝之也。彼使羣動鼓舞萬物。莫知所以然而然者。有心為之宰。而制割之也。能貴能賤。能與能奪。能生能死。其所以貴賤與奪生死之者。有心為之君。而命令之也。心之為心。亦大矣。世之論者。莫得其旨。以時求心。而心非時之可求。所謂出入無時者是也。以處求心。而心非一處之可得。所謂潛天而天。潛地而地者是也。以體求心。而心非一體之可見。所謂不在內外中間者是也。以用求心。而心非用之獨得。所謂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是也。眾人

放心。賢人勿喪心。聖人縱心。至人無心。惟無心。故能忘天下。能忘天下。然後能得天下。而若固有。惟縱心。故能不拘。拘於天下。能不拘。拘於天下。然後應天下。而有餘裕。前乎百千萬世之已去。後乎百千萬世之未來。不離乎方今之一念。此一念心直下。研究不見。倏起之端倪。亦不得瞥去之蹤迹。方生方滅之間。亦了然無所倚薄。惟狂克念作聖。一念聖。則全體是聖。惟聖罔念作狂。一念狂。則全體是狂。惟狂與聖。只一念間爾。一念瞥起之心。與前乎百千萬世之已去。後乎百千萬世之未來。同一時爾。蓋由念起念。自心生心。一心無二心。故一時無二時也。是以日新之德。則念念故矣。罔念之狂。則心心新矣。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故人君之運心動念。其可不克謹耶。四方萬里。以為遠矣。而不思四方萬里之外。果何物耶。以為虛空。則虛空之外。復何物耶。空生於覺心之中。如大海之一漚。漚綠風激。空自妄生。



妄本無妄。虛亦非空。空既非空。則四方萬里亦非物也。物亦非物。空亦非空。同一真境爾。堯之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禹之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文王之化。自北而南。其為感格則至矣。而未免彼疆我界之有所也。莊周曰。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論而不議。猶在理也。存而不論。則心存而言絕矣。言絕之處。心境昭然。心適境亦適。攝萬法於一塵。不為不足。故會四海於一堂之上。何足道也。心遠境亦遠。徧一塵於萬法。而不為有餘。故推恩足以保四海。未足多也。則人君置心之處。其可自扶耶。草木有理。蟲魚有性。有理而無知。有性而無別。無知則無好惡。無別則無親疎。自其異觀之。肝膽甚遠。矧無好惡親疎者乎。自其同觀之。天地為一。矧有理有性者乎。理不異性。性不異心。同一體爾。一草一木。一蟲一魚。一飛一潛。吾心之理實在焉。一蟲一魚。一飛一潛。吾心之性實具焉。以為無

知。而天之以斤斧可乎。以為無別而困之。以羅網可乎。葉頭節尾。毛端介末。理無不具。性無不存。心無不在。一蟲魚之身。毛端介末之甚微。一草木之體。葉頭節尾之至細。尚不忍傷其生。况掩羣而收。錫澤而漁。童山楮林。暴殄不以時者哉。豺獺祭天。葵藿向陽。蜂蟻之有君。臣喬梓之有父子。雖無知無別。非此心實徧於其間者。何因而然。况又其類自有相賓相使相制相用之妙理。人不得而知者。為人君烏可不知此心之全體耶。蟻之丸。蟻之粒。與夫承蜩貫虱者。同一心之巧用也。螳螂之斧。莎雞之羽。與夫扛鼎拔山者。同一心之力用也。工倕之削。輪扁之斲。庖丁之牛。與夫堯舜禹湯之治天下者。同一心之妙用也。人君知此。故能任六子之力。而收天下之成功。幹四時之樞。而總一歲之能事。雷風疾驅而彌令。絲騎。雨霜時至。而刑政並行。九重淵嘿。龍見而雷聲。四方赫怒。水凝而淵止。用於太天地不能圖。用



於小毫毛不能位。用之遠則四方上下莫能禦。用之適則瞬揚眉睫之不及。其用如此。其感亦然。易曰。咸速也。唯無心。故能感人心之速如此。為人君者。焉可不知此心之妙用也耶。陛下踐祚以來。為政取人。無彼時此時之間。損益惟時之宜。用捨惟義所在。可謂達用心之時矣。陛下之心。即神考之心。神考之心。即一祖五宗之心。一祖五宗之心。即堯舜三代之心。心同則念同。念同則時同。時同則治同。念是雖惡亦是。念非雖善亦非。桀紂幽厲之心。未必皆惡也。念非雖善亦惡矣。齊宣王之心。未必皆善也。不忍一牛之殺。蘇孟子以為是心足以至矣。念是雖惡亦善矣。陛下以神考為念。即當以一祖五宗為念。以一祖五宗為念。即當以堯舜三代之君為念。以堯舜三代之君為念。即當以桀紂幽厲為念。以桀紂幽厲為念。即當以齊宣王舉心動念處為念。充此一念。則仁不可勝用矣。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記

曰。大時不齊。能知古今治亂之不齊。然後能齊。非通乎晝夜之為一者。不知也。能通乎晝夜之為一。此所以為大時。又奚必以今日之不齊而求合於昔之齊者哉。陛下論心之時。貴通此也。守新邊之城堡。陛下不以廣土為大。棄滄都之屬部。陛下不以盛國為小。大小見於畛域。陛下心無畛域。則大小之勢平矣。八荒之外。無以異於尺足之下。尺土寸天。無以異於九夷八蠻之中。陛下不以大小望於物。則物亦不以大小望於陛下。天下孰有爭者哉。舜陶於河濱。一年而成聚。二年而成邑。三年而成都。無心於留。而人不釋也。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而居焉。無心於去。而人不置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猶復事商。無心於大。而人不矜也。隨心而足。陛下今不啻足矣。心若不足。無時而足。故漢武甘心於大宛。唐太宗銳意於高麗。行不足守。民力疲矣。心不足之過也。有民有土。置君



以安之也。彼之土安於民矣。彼之民安於君矣。彼安則我安。安而不  
去。即我守也。如是則豈獨守在四夷。在在處處皆為陛下守矣。蓋一  
心無二心。故一處無二處也。陛下論置心之處。貴踐此也。陛下於  
寡孤獨。常時有養。疲癯老疾。冬賜之粟。一有凶荒水旱。分遣使者賑  
貸。賙恤無所不至。垂死之囚。刑可疑。情可矜。請必得生。其仁於人之  
生者如此。已死之骨。埋掩有祭。其仁於死者如此。燒田野有令。不輕  
於植物矣。殺牛馬有禁。不賤於動物矣。可謂知心之全體也。禹見罪  
人而泣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今寡人為君。百姓各自以  
其心為心。是以痛之也。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他人之心。可忖度  
者。其體同也。本同而自異。此禹所以痛之也。禹痛百姓之心。暴而臣  
痛有天下者。以萬物之異。鳳凰來儀。百獸率舞。堯之德也。敦彼行葦。  
牛羊勿踐履。文王之仁也。鳥獸草木何知。而堯與文王何治。而致然

也。若曰。道化仁德。此其大略也。惟知心之同體。然後能該能徧。能感  
能格。陛下以禹之心思百姓。以堯文王之心。及鳥獸草木。則一人向  
隅。陛下為之不樂也。一草一本。一虫一魚。取非其時。陛下為之不忍  
也。由一體無二體。故一心無二心。陛下論心之體。當知此也。陛下以  
旱乾為災。夕祝而朝雨。以日蝕為變。晝祈而午晦。天固高且遠矣。其  
應陛下如響。陛下以儉德率民。故民日用而加富。以侈心用民。故民  
日勤而加匱。以公心行賞。賞不及者。歡然若親被其澤。以不忍之心  
行刑。刑不當者。愀然如身被其辱。民固愚且下。其應陛下也如神。其  
故何也。陛下心即天心。天心即民心。是以一言之出。是以風四方。一  
行之見。足以表萬世。部屋之下。日月所不照。而不敢為陛下隱。幽圉  
之間。天地所不聞。而不敢為陛下寃。陛下非親臨之也。高拱深巖。所  
以鼓舞天下者。蓋有道也。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又曰。鼓



之舞之以盡神。心之妙用。其神如此。可不素養耶。心不可不虛。不虛則不明。不可不實。不實則不誠。不方則不足。與守不正則不足。與行擾擾萬緒。靜有餘應。紛紛羣言。公無遺理。陛下審是非。以養公。則言之逆。遂無所逃也。寡思慮。以養靜。則事之變態不足多也。端好惡。以養吾。則人知嚮矣。致剛健。以養方。則事知制矣。實以虛養。故精誠外通。虛以靜養。故純白內含。養之不匱。擴之則彌滿天地。掃之則不見蹤跡。手提神器。而萬夫不敢睥睨。鐔持太阿。而一介無敢覬望。以之為政。故日新而人不倦。以之設教。故神化而人不知。陛下論心之用。當契此也。心之旨如此。其廣且大。彼桔於形骸之內。見於肝膈之上。昭昭然以為妙道之行。曾無異於鼓并淖。以議東海。坐蚊睫而笑九萬之圖南也。陛下紹述先烈。可謂孝矣。必欲豐功偉蹟。超然度越於百王之上。當出自曾。曾無膠於一偏之論。無蹈於已陳之迹。故臣敢以心說獻。願賜間宴。一過睿目。臣願畢矣。莊周曰。使道可獻。子莫不獻於其父。臣莫不獻於其君。以道為果。不可獻也。周所言道也。臣所知說。本無說。心亦非心。道果在乎。臣不敢知也。

公望又奏曰。臣願君為堯舜。莫不皆然。未曾所以為堯舜之道者。孟軻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又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若軻者。庶矣乎。夫天無為而在上。地無為而在下。天地所以不息者。乾坤默運之而已。堯舜取諸乾。垂衣在上。故至尊之勢隆。取諸坤。垂裳在下。故至卑之分別。尊卑既停。名分定矣。然行乎名分之兩間。蓋亦有道焉。道者何。虛與靜而已。致虛以應天下之務。故天下之務。雖沓至而常虛。守靜以觀天下之動。故天下之動。雖萬變而常靜。靜為動君。虛為實主。君主得於此。天下皆吾役矣。此所以垂衣裳而治也。臣伏願陛下寡欲以養心。故心常虛。而疏通端意。以寧神。故神常靜。而淵默。



道之所集。理之所會。雖一日二日萬幾。石既坤自然之運。豈弊弊焉。以事為哉。堯之無名。舜之無為。用此道也。志志乎二帝。猶不能與三王並駕。况區區下為文景之治乎。自古不有不知道而能斡旋天下於掌握。坐視天民之阜者也。臣有志於一物之為臣。陛下勿以難為辭。天下幸甚。

欽宗時。起居郎胡安國上奏曰。春秋大居正。凡得正而居者。天下莫不心悅誠服。無所待於號令而歸焉者也。自古人君多自旁支入繼大統。則不得其正。故魯僖公不書即位。以少長則不得其正。故魯閔公不書即位。未嘗受誓為世子。則不得其正。故魯莊公不書即位。不承國於君親。則不得其正。故魯隱公不書即位。夫即位人君之重事。以不得其正而春秋削之。端本正始之義微矣。陛下聖躬誕降於靖和皇后母儀天下之初。載此一正也。上皇三十四王而陛下為之

長。此二正也。建號東宮。備物典策。告于宗廟。係天下之望。十有餘年。此三正也。躬受內禪。自道教一門之外。殺生除拜。軍國大事。皆得自專。此四正也。履此四正。而又有溫恭之德。有儉約之行。有憂勤願治之誠。有好謀納諫之善。故一日端拱當極。而四方盜賊莫不鳥栖鼠伏。解甲以聽朝廷之命。而戴白父老相與扶杖傾耳拭目。延政嘉祐至和之治。以終餘生。冀得無憾。此臣所謂天下莫不心悅誠服。無所待於號令而歸焉之明効也。惟昔有為之君。不敢矜其所已能者。以自驕。必求進其所未至者。以自益。不名之臣。不稱頌其君之所已能者。以為倭。必勉進其君之所未至者。以為忠。春秋大居正。如魯昭公亦正矣。然失國出奔。則直書其名。得國復歸。則又絕其位。厲公入魯。遂與其爵而不貶。何也。已雖得正。而無君德以居正。或暗而不明。或柔而不斷。或疑忌而不寬。則人得取而有之矣。是故大居正者。道之



常春秋之正例也。或與或奪者皆之中。春秋之變例也。明莫先於知人。斷莫勇於任賢而去佞。寬莫大於藏疾而納度外之醜。陛下具四美履四正。而又進於三德。則寰海可保。夷狄可服。祖宗之基業可以長守而勿墜矣。

高宗立。御史中丞許景衡乞脩德。劄子曰。臣聞堯以天下為憂。不以位為樂也。今中國勢弱。夷虜暴橫。二聖播遷。而陛下纂臨大寶。適當此時。非止堯之所以為憂也。思所以強中國。思所以攘夷狄。其說雖多。然其大要。則在陛下脩德而已。記曰。為人君。止於仁。為人子。止於孝。書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皆脩德之要也。而以至誠不息為本。故在陛下一話一言。念必在茲。一號一令。念必在茲。一賞一罰。念必在茲。以至於出入起居。雖斯頃之入。念未嘗不在茲也。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夫如是。則中國之安強可冀。而二聖之來

歸有日矣。不然。則念不在茲。而誠意怠矣。是以位為樂也。故在言動則未必慎。在號令則未必信。在賞罰則未必當。盜賊未消。而夷虜未服。如是。則中國之安強未可冀。而二聖之來歸未有期也。天下之愚夫愚婦。尚不忍聞此言。而况於陛下乎。然則今日中國之安危。二聖歸期之淹速。乃在陛下一念之間耳。臣愚伏望陛下戒之慎之。始終不倦。則何為而不成。何求而不獲。耶。自古帝王憂深責重。未有甚於陛下者。則為陛下計。宜何如哉。天下願望如此。而臣愚不敢不盡言。惟睿明采擇。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

君德

宋高宗建炎元年。尚書右僕射李綱上奏曰。臣聞昔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而伊尹之稱商則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帝王之所以為神民萬物主者。仰以動天。俯以感民。非德何以哉。方今國家新罹夷狄之禍。首度多廢。四方未寧。乃天意民心去就之際。伏望陛下。自新盛德。以感動之。體堯之仁。以覆民。躬舜之智。以察物。卑宮室。菲飲食。以法大禹之儉。遠聲色。遺貨利。以法成湯之明。至于日昃。不遑暇食。如文王之憂勤。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如武王之果毅。豁達大度。同漢高祖之用人。聽言如流。同唐太宗之納諫。勿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勿以小累為無傷而弗去。日慎一日。新而又新。思



宗社之危而不忘之於寤寐念父兄之辱而欲見之於羹臠出於至誠悠久不息則天意民心自然感動以圖中興有不難也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傳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動人以行不以言臣願陛下特留聖意天下不勝幸甚

三年觀文殿學士張浚上奏曰臣竊惟自昔大有為之君莫不內剛以立事外柔以待下內剛所以堅在己之志外柔所以柔天下之賢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其意以謂人君之德要當抗以剛大持以至誠是以在乾則以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以象人君之七德在大畜則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以言人君之自養古之聖人未嘗不以此持身者是以文王拘於羑里而王德日修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而夏后氏之基復振向使文王以被辱為羞少康懷退縮之志則二王之業無自而興矣豈獨文王少康為然哉漢高祖先入

關中於懷王之約當至全秦之地項氏不義肆行威劫當是時鴻門之會僅以身免其後屢戰屢敗事幾可笑太公呂后為賢敵人而高祖之氣未嘗少屈終能滅項氏而有天下此亦內剛以立志之效也陛下繼祖宗積累之基承人心推戴之業上天昭格眷佑顯然以陛下英斷之資仁儉之德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顧惟風俗之壞積有歲年天其或者俾陛下變舊風重致治效是以虜人侵突無歲無之而生民轉徙比昔尤甚天意亦欲以堅陛下有為之志陛下民願治之心也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常有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有作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願陛下勉之至於飲食之奉起居之養喜怒之節願陛下以道寧志守以恬淡持以戒謹無使陰陽之寇或



至傷和。上念祖宗委寄之重。下念生靈繫望之深。自然動靜之間。不至乖養。臣言狂切。幾至犯分。然區區具述至此。其中心之兩感激者。已不覺涕泗交流矣。願陛下無忽於頃臾。臣與天下不勝幸甚。

建炎間。開封尹宗澤上奏曰。臣昨奏乞脩寶籙宮為淵聖皇帝他日涖上之所。未蒙降旨。臣聞有子曰。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歟。知孝悌則不犯上。不犯上。則天下治矣。恭惟陛下孝於道君。則天下莫不愛其親。陛下悌於淵聖。則天下莫不欽其兄。是知上有兩好。則下必有甚為者矣。此所謂以身教者也。臣竊見隆德宮面勢聲靈。孔安如舊。將來迎奉道君皇帝。自可臨御。願陛下預勅有司。洒掃嚴潔。使天下知陛下孝於父。淵聖將來還歸。未有禁止之處。臣欲乞將寶籙宮及建以為迎奉之地。使天下知陛下悌於兄也。推而行之。薄海內外。父子兄弟。黎民不特雍而萬國不咸寧者。未之有也。如蒙俞

允。伏望斷自淵衷。御前處分行下。付臣施行。

樞密院編脩官胡銓上奏曰。臣竊聞近日中外洶洶之議。皆以醜虜方強。吾兵力不敵為患。臣竊以為不然。昔魏文侯恃山河之固。吳起對以在德不在險。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王孫滿對以在德不在鼎。今日之事。臣亦以謂在德不在兵。夫誠能修德以結民心。以固吾圉。兵雖弱未害也。德苟不修。而惟兵是急。惟民是殘。兵雖強未善也。彼謂醜虜方強。而吾兵力不敵者。非善規國者也。臣嘗讀春秋至魯昭四年。晉司馬侯對平公之言。未嘗不反復太息歎其切於治體也。方楚靈為封豕長蛇。荐食上國。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持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况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



吾又誰與爭。美哉斯言。聖人復起。無以加毫末於此矣。臣於今日亦云。區區管見如此。惟陛下下財幸。

銓又論持勝疏曰。臣聞有道之主能持勝。自古曠君良臣更相救戒。未嘗不以戰為危事。然而居危思安之心則同。而居安慮危之心則異。陛下留神春秋。臣請以春秋之事明之。楚子之克庸。重耳之城濮。秦伯之王官。晉悼之蕭魚。此戰而勝也。然克庸之後。楚人危之。則曰禍至之無日。又曰紂之百克而卒無後。城濮之後。重耳病之。則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王官之役。秦伯畏之。則曰同盟滅。敢不矜乎。吾自懼也。蕭魚之役。魏絳難之。則曰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是何也。勝而憂也。晉厲之鄆。陵子國之侵蔭。子耳之圍蕭。齊侯之伐晉。此亦戰而勝也。然鄆陵之役。士燮危之。則曰君驕侈而克敵。難將作矣。侵蔭之後。國僑憂之。則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圍蕭之後。仲孫

蔑危之。則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伐晉之役。晏嬰患之。則曰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是何也。勝而驕也。勝而憂。則其勝為禍。故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勝而驕。則其勝為禍。故曰。狃君驕而驟得勝。必棄其民矣。此治亂興衰已然之明效也。陛下以神武定四方。相賢將良。動則有功。兵興以來。未有如今日之勝者。然勝非難。持之則難。願陛下以春秋為鑑。而謹持之。則杜稷之福也。抑臣聞逢滑有言。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臣愚無識。敢以此規。惟陛下憐其區區之心。而少賜容焉。

紹興二年。進士張九成對策。略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也。願陛下以剛大為心。無以驚憂自沮。臣觀金人有必亡之勢。中國有必興之理。夫好戰必亡。失其故俗必亡。人心不服必亡。金皆有焉。劉豫背叛君親。妻身夷狄。黠難經營。有同兒戲。何足慮哉。前世中興之主。大



抵以剛德為尚。去讒節慾。遠佞防姦。皆中興之本也。今閭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陛下貴為天子。冬不得溫。夏不得清。昏無所寤。晨無所省。感時遇物。悽惋于心。可不思所以還二聖之車乎。

九年。右正言陳淵上奏曰。臣聞孔子之言。智仁勇曰知。斯三者。窮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夫自脩身治人。以至為天下國家。莫不以此。故子思子曰。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無所不達而行之。不以一。則於斯三者。莫知所先後矣。臣至愚甚陋。陛下不知其不才處之。諫者若將責以言者。臣并蛙之智識。不足以測知滄溟之大。亦何所言。然臣嘗讀中庸之書。竊窺三者之旨。求所以合乎聖德者。以謂陛下仁智則有餘矣。而獨於勇未嘗留意焉。此臣所以不能無疑也。何以明之。陛下無所不知。而能行其所無事。智之至也。無所不愛。而能克己以消兵。仁之至也。乃若抑畏。甚而示人以弱。則斬於勇矣。夫勇非撫劍疾視曰。彼烏敢當我之謂也。如天之行健。終古不息。如水之攻堅。強莫之能先。操至權以默。用轉萬化於不測。夫是之謂真勇。神器待之而後安。四海依之以為命。其又可略耶。昔者以大事小。莫若湯之於葛。文王之於昆夷。以小事大。莫若太王之於獯鬻。勾踐之於吳。孟子蓋嘗以是為仁且智矣。彼其處心積慮。豈有異於陛下乎。如太王勾踐。固不足為陛下道。至於湯文之事。乃陛下之所安行者。然以臣觀之。湯事葛。文王事昆夷。雖曰無所不至。及其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命將帥。遣成役。以守衛中國。亦何有於葛與昆夷哉。故忘已以樂天者。雖聖人之事。而用兵以保民者。亦王者之所不得已焉。此湯之勇所以表正萬邦。文王之勇所以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也。由是言之。湯之於葛。文王之於昆夷。方其事之也。勇已行乎其中矣。第



不露其威而已。今陛下之於鄰國。將不露其威乎。亦將信之而不以  
為備乎。此臣所以通夕不寐。求其說而不可得也。或曰。小役大。弱役  
強。天也。順天者存。吾何容心哉。臣則以謂欲知天道。視民之去就而  
已。民心歸之。天其有不從乎。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其強大不足  
言矣。而孔子以湯武之事為順乎天。而應乎人。得民故也。得民斯得  
天矣。曷不觀今日河南陝右之民乎。已叛者欲歸。方叛者隨悔。此豈  
人力之所能致哉。天實使之也。然則或以不校為順天。或以征誅為  
順天。其義一也。陛下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凡遐方異類。不可以言化  
而理論者。固將有以感之也。則兩宮之還。宜有近日未還之間。隱忍  
以致愛親之誠。既還之後。釋憾以睦鄰國之好。此固陛下已定之意。  
其誰曰不然。然臣之所言。蓋非謂今日之所當行也。以謂天下之大。  
宗廟社稷之重。祖宗開創之至。勤累世持守之不易。適當小雅畫廢  
之後。而陛下承之。其可不為後來慮乎。天命靡常。事變難測。以天下  
之力。過為之備。以待不虞。非失計也。記曰。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故  
臣願陛下稍收異議。以來天下敢言之士。毋或輕棄。厚積錢穀。以為  
他日糗糧之用。毋或妄費。密飭諸將。練兵秣馬。毋得輕動。失信。亦毋  
恃其不來。以豫立事。而養之以勇。庶幾萬世根本於我乎。定則天下  
幸甚。

淵又奏曰。臣聞古之聖賢。不能無過。雖周公孔子顏子。皆有過也。而  
萬世所法焉。苟知過而改之。亦何足以累德哉。故曰。過而不改。是謂  
過矣。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夫聖賢之過。二。有形於事者。周孔之過也。  
有動於心者。顏子之過也。形之於事。或不可悔。則當改之於後來。動  
之於心。在所當克。則當改之於方作。故有心過。有行過。人主之兩宜  
改者。心過而已。心過不作。而行過亦無矣。顏子之不貳。過過於心不



貳之於行也。故孔子之稱顏回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夫如是。何過之可名哉。祖宗之設諫官。蓋不自以為無過。使之進諫以補過也。然形於事者。可得而言。而每患於難改。動於心者。宜若易改。而每患於難言。故心過非自知而改之。不可也。孔子之語顏回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所防者。心過而已。蓋操則存。昏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而人君之在天下。一日萬幾。語默動靜之間。所應多矣。安能無過。而居補過之職者。亦何所致力哉。然臣嘗聞之師曰。心有私為過也。仁而不私。則無過矣。心有偏為過也。公而不偏。則無過矣。心有利為過也。義而忘利。則無過矣。是三者。正心也。理義之心也。過或生焉。如太空之有雲霧。乍起乍滅。而空之體常自若也。如明鑑之有塵埃。或去或留。而鑑之體常自若也。於此乎知之。則偏私而利。將無所容矣。是之為說。見於論語之所

謂仁。子思之所謂誠。孟子之所謂性。堯舜之所以帝。禹湯文武之所

以王。以心傳心。後之王者不可不知也。故臣願陛下所防者。心過而

行過。自無者。以此。敢緣職事。輒陳所學。庶幾消塵。有補海岳。區區僭

言。惟陛下赦之。

高宗時。御史中丞廖剛上奏曰。臣聞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仲尼以為斯言。或可以喪邦。故人君之患。莫大乎其人從己。若大臣惟一人之從。百執事又惟大臣之從。則小大之政。必至於委靡爛熟。不可為而後憊。是豈所以為天下哉。故君臣上下。不貴於同。而貴於和。和者。可否相濟之謂也。言有當。愆事有逆順。一切惟理之從。而相臨之勢不行於其間。然而治道不興者。未之有也。伏望聖慈。謹察乎此。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為善。常不忘舜之所為。則大臣百執事。自當效上之德。阿諛順旨之風。不復見於有道之朝矣。



天下幸甚。

權中書舍人張孝祥上論曰。漢文帝可謂知道也已。不以武之休戚。易天下。故約於處己。而天下以尊榮歸之。誠於一時。而萬世以盛德稱焉。炎正傳禊。彌於四百。文帝所以固結天下之心者。在是也。夫任非難。而出於誠之為難。民至愚而神。不可以文具化也。慎夫人不出房闈。而天下知其衣不曳地。文帝亦庶乎其誠矣。其於富海內。而興禮義也。何有。昔者舜禹之世。而苗民不格。夷狄之患。何世無之。不曰舞干羽乎。文德誕敷。而後干羽可以懷遠。不然。抑末也。匈奴盜邊。文帝猶恐傷民。不欲深入。蓋諱兵而不用也。然當文帝之時。疆場無甚擾。匈奴浸亦帖服。文帝所以為強。在德而不在兵也。夫強固不在兵。而軍政不可不脩。細柳之屯。帝識其為真將軍。當饋而歎。然後又知文帝勤於脩德。猶不教一日而忘兵也。

殿中侍御史張守上劄子曰。臣聞創業之艱難。守文之不易。古今以為名言。臣竊謂中興之君。則於守文之時。而行創業之事。蓋為尤難。何以言之。創業之君。則崛起於干戈。自戰之餘。撫循於人心。厭亂之後。守文之君。則當天下之升平無事。而先王之法度可遵。殆未為甚難。至於中興之時。則不然。狃於治安。上下苟玩。禍難遽作。不容枝梧。夷狄方強而未衰也。寇盜方起而未息也。兵驕而責之。戰財匱而費益廣。民力困弊。天災流行。乃於是時。扞外治內。振紀綱。脩法度。復先王之大業。比之創業守文。誠為尤難。自非人君側身脩行。痛自貶損。豈足以致治哉。恭惟陛下體斤斤之明。纂承大統。念元元之憂。焦勞聖心。踰年于茲矣。然而二聖母后尚寓沙漠。雖祈請之使。項背相望。而平安之問。初未通也。兩河鞏洛。猶為賊區。則夷狄未衰。閩粵淮右。尚用討殺。則寇盜未息。軍士所至。輒殺暴略。則兵驕而不可用也。府



庫所出。費倍前日。則財窘而莫之繼也。流亡未復而民力困弊。飛蝗遍野而天災流行。臣於是時誠知其難矣。又復自念責難於君之義。不敢不盡。臣子之恭也。臣聞傳曰。君以為難。易將至矣。君以為易。難將至矣。又曰。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書曰。惟德動天。言有德則為天所佑也。又曰。至誠感神。言至誠則為神所依也。有德而不能動。至誠而無所感。則聖人之言是欺。後世矣。伏願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聖母后穹廬毳幕之居也。享膳羞之奉。則思二聖母后羶肉酪漿之味也。服輕煖之衣。則思二聖母后窮邊絕漠之寒苦也。握子奪之柄。則思二聖母后語言動作之受制於人也。享嬪御之適。則思二聖母后誰為之使令也。對臣下之朝。則思二聖母后誰為之尊禮也。要如舜之兢兢業業。如湯之慄慄危懼。如大禹之菲惡。如文武之憂勤。聖心不德。威德日隆。而神天不為之助。順者萬萬無此理也。

也。日者伏聞聖體小失調護。罷朝兩日。臣下憂懼不知所云。蓋以宗廟社稷之重。海宇億兆之眾。託命於陛下一人而已。更願陛下於衛生之經。少留神焉。漢王吉有云。俯仰屈伸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吐故納新以練藏。專意積精以適神。此言可以行也。漢枚乘有云。出與入聲。命曰廢痿之幾。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醲。命曰腐腸之藥。此言可戒也。以陛下生知之聖。必深明乎此。而臣猶區區以為言者。出於憂君憂國之誠。而不自知其進越。惟陛下裁赦。守又上劄子曰。臣仰惟祖宗基業垂二百年。積累之久。國回之變。憂勤恭儉。垂訓萬世。陛下纂服。適際艱難之時。歲苦夷狄之暴。而根本之地。盡為賊區。今則屬車駐於江南。越在一隅。而四方朝貢之職。尚未備也。二聖留於沙漠。行及三歲。而一介咫尺之問。尚未通也。九廟



播遷而神主未盡奉安。諸陵阻遠而松楸失於保護。財用窘竭而費出滋廣。將士情驕而無所稟畏。加以苗劉之變生於肘腋。今雖宵遁而公肆剽掠。浙東騷然。為患未艾。政如虛羸之人。病久變生。砭劑靡及。中外臣子雖痛心疾首。莫效救寧之方。朝廷大臣雖勞形殫心。未聞經濟之略。今日所恃以苟存者。大江之險而已。若防秋之策。一有不善。而一騎南渡。則無可言者。他日不幸至此。不過遷謫大臣。誅戮將帥。亦何所益。禍福利害。陛下實任之。伏望陛下念祖宗基業之重。增修恭儉之德。益勵憂勤之心。勉其所難。節其所欲。至誠不倦。則威德日新。而上下孚信。神天佑助。將何往而不克哉。昔越王勾踐為吳所敗。食不加肉。衣不重采。卒能報吳。衛文公為狄所遷。天布之衣。大帛之寇。晚年兵車致十倍之衆。况於陛下為天子。動靜語默。上與天通。固非臣下所可擬倫。儻備德不已。則恢復大業亦豈甚難。昔

銘紀成湯之德曰。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言其修德有加而無已也。更望訓飭大臣。日以禹惜寸陰之義。汲汲措置。仍詔行在職事官及沿江帥守。監司條具守江之策。以聞。擇其可者而亟行之。臣言狂瞽。惟陛下裁赦。

守又上劄子曰。臣近緣奏對論及金人深入陝右。伏蒙聖諭。謂自古人君要須有德。豈有專事殺戮而能長久者。大哉帝王之言也。臣退竊歎。仰陛下深識遠慮。輩古帝王。因敢復進修德之說。伏以國家自金人犯順。憑陵中都。殘破郡邑。兵不用命。非敗則潰。自崇寧以來。不獨軍政不備。賞罰失當。亦由大臣導諛。近習蔽欺。以敗主德。卒致禍亂。宗社危於累卵。賴陛下勃興神器。有屬薄海內外。延頸望治。然自今春以來。金人所破甚於前日。唐鄧均房。陳蔡汝許。青齊淄濰。同奉秦隴。長安鳳翔。西京河陽。鄭州等處。皆被焚掠。雖熙河涇原。仰憑天



威遠獲勝捷。而賊巢河陽猶未退舍。近者又聞韓世忠兵報亦敗。夫以陛下留神軍政。信賞必罰。而世忠名將統領精銳。未能成尺寸之功。主憂臣辱。計無所出。臣竊意其天未悔禍。患毒未已。而又去冬徂春。雨雪過多。入夏已半。暑氣未壯。陽微陰盛。灼見不疑。災變之類。必有所自。恭惟陛下以聰明神武。應天順人。宗廟社稷之所為主。四方萬里之所託命者。陛下一人而已。更願上思宗社之重。下念生靈之艱。痛憤夷狄之恥。修德以格天意。庶幾信順。獲助天人。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又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言德足以服四夷也。昔之時。苗民逆命。帝謫于旻天。負罪引慝。祇事瞽瞍。誕敷文德。舞干羽而有苗格。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脩德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夫非伐叛之謀。豈非決勝之計。卒能服之者。脩德故也。伏望陛下以虞舜文王嘗試之効。為心。寢食起居。二聖是念。屏聲色。遠佞人。容直言。

臣隱曰。慎一日。至誠不倦。自然德盛而日新。率普雖遠。自然心悅而誠服。傳曰。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則人助之。應天以實。則天助之。人助則用命。天助則降康。將何求而不得。區區之愚。念此至熟。惟陛下採納。

劉行簡進故事曰。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吳起進曰。今者有以楚莊王之語聞者乎。武侯曰。未也。莊王之語奈何。起曰。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曰。君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吾聞之。諸侯自擇師者王。自擇友者霸。足已而羣臣莫之若者止。今以不穀之不肖而議於朝。羣臣莫能逮。吾國其幾於止矣。是以有憂色。莊王之所以憂。而君獨有喜色。何也。武侯遂退而謝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

臣嘗謂人主之憂。莫大乎國無謀臣。苟無謀臣。不可以為國矣。故



有為之君不以獨智先物為能而以眾智不足為憂懼事變之鼎  
未而謀不勝應也。今羣臣之謀反不逮君謂之無謀臣可也。楚莊  
之所憂而魏武侯乃以為喜。是何見之相戾耶。晁錯謂五霸不及  
其臣。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使其臣之謀乃不逮君。則臣知其不  
能霸矣。漢高帝嘗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知子房。  
蓋不以不如為恥。此其所以能兼眾智。屈羣策而成大功也。書曰。  
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謂人莫己若者。好自矜大而巳。  
然猶懼焉。况其臣真莫乃之。將誰與謀。臣故以國無謀臣為人主  
之大憂也。

權吏部侍郎汪應辰上奏曰。臣恭惟陛下清心約己。仁民愛物。比者  
游下明詔。廢甲庫。罷教坊。以避卒。出宮女。盛德之事。一皆出於聖意。  
非羣臣所能預。縉紳大夫六相告語。以為聖德日新。天意可見。惟是

和我以來。諱兵不言。幾二十年。中外之人習熟見聞。以為朝廷規模  
止於如此。今乃一旦整飭奮厲。備舉兵政。小民無知。或疑其未必然。  
以臣觀之。此亦無足怖者。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  
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凶凶而易其行。况今日之事  
特出於民志之未信。而陛下所以動天地通神明者。亦豈有待於外  
哉。臣嘗竊考自昔興衰撥亂之君。非獨其才術勝人也。要必有備其  
在我之道焉。漢高祖入關中。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范增知其必  
有天下。光武入河北。馮異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為者。於是節儉飲  
食。勤遵法度。鄧禹吳漢寇恂。邳丹耿純。劉植之徒。望風慕德。奔走踵  
至。夫備之於此。而敵我者懼。慕我者勸。則高光之所以卓然成功者。  
此其本也。臣願陛下推今日之所以行者。擴而充之。凡無益之作。其  
去之。惟恐不盡。凡利民之事。其行之常。若不及。表裏如一。細大舉。



至誠不息真積力久發為輝光流為潤澤則威德大業皆在於陛下。彼其一時紛紛之說復安在哉。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此亦微臣惓惓之志也。

孝宗乾道三年十月。汪應辰自成都召還。上奏曰。臣竊觀漢宣帝屬精為治。其丞相魏相數上疏。反復懇切。以天道民事為言。又勅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蓋宣帝君臣之間。更相儆戒。未嘗不在於畏天愛民。而唯恐有所不知。不聞其精神之會。念慮之積。政事所設施。規模所成就。終於使吏稱其職。民安其業。非苟然也。唐史亦稱明皇屬精政事。然姚崇為相。山東蝗起。倪若水盧懷慎謂當脩德。崇皆彊辭以却之。專以遣使捕蝗為事。其後明皇將幸東都。而太室屋壞。宋璟蘇頌請勿行。以蒼天戒。崇獨贊其行。使明皇忽略災異而無恐懼。

省之意。治不克終。以致天寶之亂。崇實啓之。夫欲治而不知以畏天愛民為本。其明必有所蔽。其志必有所移。治亂之幾。固已分於此矣。恭惟陛下日致孝思。躬行儉德。無宮室苑囿之娛。無聲色玩好之惑。宵覽庶政。不遺細微。延見臣下。不間踈賤。至於兩陽。或愆則焦勞。凋衰減損。常度絜嚴。禱祠以導。迎善氣。歲或不登。則除租賦。發倉廩。以賑救乏絕。州縣水旱而奏報。不以實。與夫檢視不以時者。皆正其罪。戒慘刻之刑。卻羨餘之獻。詔書屢下。德音甚厚。所謂畏天愛民之實。陛下固已見諸行事。以幸天下矣。然臣竊以天人之理。無窮而聖人之心。未嘗以自足。伊尹周公之言。天曰難誥。曰不可信。曰我不敬。知以堯舜之盛。而以知人安民為難。以備己安百姓為病。夫在天者常有所不敢必。在己者亦有所不敢易。非苟為是謙退抑畏而已。乃其理當然也。伏願陛下以聖心之所自得。而聖政之所已行者。擴之以廣。



太持之以悠久。陟降不違。微顯如一。凡言行之發。刑賞之用。大公至正。無非順天理而服人心。則感應召致。以為天下福者。將日新又新矣。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臣不勝倦倦。

五年。應辰為敷文閣待制。又進故事曰。唐太宗問給事中孔穎達云。孔子稱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對曰。此聖人教謙耳。己雖能。仍就不能之人。以咨所未能。己雖多。仍就寡少之人。更資其多。內有道外若無。中雖實容若虛。非特匹夫。君德亦然。故易稱蒙以養正。明夷以莅衆。若其據尊極之位。炫耀聰明。恃才以肆。則上下不通。君臣道乖。自古滅亡。莫不由此。太宗稱善。

臣竊惟聖人聰明睿智。首出庶物。而示有其善。不居其聖。謙冲遜訥。委曲周密。以通天下之情。以兼天下之智。此所以為聖人也。孔

穎達對太宗之言。簡直明白。切於治道。太宗能嘉納之。其致貞觀之治宜矣。

孝宗時。權吏部尚書韓元吉進故事曰。後漢書鄧禹傳。元武自薊至信都。使禹發奔命。得數千人。令自將之。別攻拔樂陽。從至廣阿。元武舍城樓上。披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殺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光武悅。

臣觀光武可謂知難者也。語有之。君以為難。易將至焉。方其用兵河朔。僅得一郡。視天下郡國之衆。怛然自畏。慮己之不能取也。以問於禹。為禹者。以他人論之。當時更始據關西。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以弭往。群聚必勸其君。以厲兵秣馬。務其事。力以角一旦之勝。而禹乃曰。在德薄厚。不以大小。是料光武必足以定



天下欲廣其德以收天下之心爾。嗟夫。此三代王者之佐之言。伊尹呂望所以思濟斯民者也。故光武至邯鄲。分遣官屬徇行郡縣。理冤結。布惠澤。錄囚徒。存鰥寡。其勅馮異有曰。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乎定安集之耳。皆禹有以發之也。後世乃以禹不能徑攻長安為疑。然禹以謂赤眉新拔長安。財富充實。鋒未可當。盜賊群居。無終日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蓋姑欲假以歲月。待其自斃也。禹之謀固一不盡用。而師行有紀。降者日以千數。停車住節。勞來父老。以慰其誼。吟思漢之心。光武以元功賞之。豈其謀誠所先後者哉。今以天下之半而慮夷狄。則輿地固已遠過漢光。而黠虜倡狂。理極踰五十年。其勢亦將自斃。聖主盛德日新。施者厚矣。群臣宜亦有禹之謀而不計近功以圖之。則中興為日月可冀也。揚萬里上奏曰。臣聞人主之治天下。必正其治之之主。人臣之相其

君。必先正其人主之主。而小人敵國之欲傾人之國也。必先敗其人主之主而已。齊人懲於夾谷而謀魯也。不以齊謀魯也。以魯謀魯也。魯以女樂能朝而孔子行。則先敗其用孔子之主也。孰為用孔子之主也。非魯君之心乎。越人懲於會稽而謀吳也。不以越謀吳也。以吳謀吳也。吳信宰嚭而子胥踈。則先敗其用子胥之主也。孰為用子胥之主也。非吳王之心乎。是故人主之有天下。如富家之產也。人主之有一心。如富家之有家主也。今也有千金之產。而其家主者博奕焉。酒色焉。與不逞之奴客狎而不嚴焉。則其千金之資。人孰不視之為外府耶。而其友之忠焉者。不先正其家之主。而欲扶其主之家。是故枝其東而西傾。富其左而右貧。世之君子之相其君也。不過曰人材之未用也。民力之未裕也。國未富而兵未強也。太平之未有期而敵國外患未有已也。是皆知扶其主之家也。而未知正其家之主也。古



之君繼體守文不知艱難而敗其國者臣未暇言也。請言其創業之難而又自敗者。隋文帝取周取陳以混二百年四分五裂之天下。開皇之治漢以來僅有此爾。其賢明何如也。唐莊宗與梁對壘於河上。不解甲者十五六年百戰而氣不折。卒以滅梁其英雄何如也。二君者創業之難如此。然皆身不免於禍而國不克於亡。夫興隋者文帝也。亡隋者亦文帝也。滅梁者莊宗也。自滅者亦莊宗也。君一君也。而興亡成敗之自異也。蓋前日之文帝前日之莊宗正其主也。其主正則國從而興。後日之文帝後日之莊宗自敗其主而已。其主敗則國有不敗乎。蓋二君者天下之主也。二君之心者二君之主也。勤儉創業之心一變而為逸慾樂成之心。主已敗矣。當其惑於女子。嬖於伶人。二君自以為無害也。然女子伶人之禍一發則橫潰決裂而不可救。卒以殺二君之身而覆二國之祀。則天下之所以治亂存亡者。夫豈

階於外哉。亦視其人主之主如何尔。今以天子之聖明仁孝而加之。以典學之緝兢業如舜勤儉如禹不遜聲色如湯不盤于遊田如文王則所以正心誠意以立其致治之主者至矣。臣猶首以為言者。蓋聖人之防其心不恃其天而盡其人。不做于危而做于安。今日邊事小息矣。憂顧小紓矣。外息而內紆。此治亂安危之所伏而未測者也。豈無以新聲麗色而蠱上之心者。豈無以伎巧玩好而蕩上之心者。豈無以弋獵遊幸宮室臺榭而迎上之心者。道塗相傳萬機之暇。巷馬稍進矣。臣不敢信也。而不能不懼也。獨不見高漸離之筑耶。事豈必大而後慮也。漢文帝之賢與成康孰先孰後也。敦朴勤儉一無嗜好。顧獨稍好射獵。未損帝之賢也。而賈誼諫之曰。不獵猛獸而獵田。彘毚細娛而不圖大患。可為流涕。賈山亦諫曰。願少衰射獵備先王之道。不如此則行日壞而禁日減。二臣者所以責文帝備也。非責之



備也。愛帝之全也。臣願聖天子罷馳馬之細娛而求聖賢之至樂。收召天下耆儒正學之臣與之探討古今之聖經賢傳。深求堯舜三代漢唐所以興亡之原而擇其中以之正心脩身。日就月將。聖德進矣。則二帝三王之治涵養於聖心而周流於天地。敵國雖強其強易弱也。

提點江西刑獄公事朱熹上奏曰。臣竊惟陛下以大有為之資。奮大有為之志。即位之初。慷慨發憤。恭儉勤勞。務以內脩政事。外攘夷狄。汎掃陵廟。恢復土疆。為已任。如是者二十有七年于茲矣。而因循荏苒。日失歲亡。了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心。下慰人望。不審陛下亦嘗中夜以思而求其所以然之說耶。以為所任者非其人。則陛下之神明豈可謂所任盡非其人。以為所由者非其道。則陛下之仁聖豈可謂所由盡非其道。以為規模不定。則陛下之規模嘗定矣。以為志

氣不立。則陛下之志氣嘗立矣。然且若是何耶。臣誠愚賤。竊為陛下惑之。故嘗反覆而思之。無乃燕閒蠖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所謂天理者有未純。所謂人欲者有未盡。而然歟。天理有未純。是以為善常不能充其量。人欲有未盡。是以除惡常不能去其根。為善而不能充其量。除惡而不能去其根。是以雖以一念之頃。而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幾。未嘗不朋分角立。而交戰於其中。故所以體貌大臣者非不厚。而便嬖側媚之私顧。得以深被腹心之寄。所以寤寐豪英者非不切。而柔邪庸繆之輩。顧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天下之公議。正論。而亦有時而不容。非不欲聖天下之讒說。殄行而亦未免於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之讎。恥而或不免於畏怯。苟安之計。非不欲愛養生靈之財力。而或未免於歎息愁怨之聲。凡若此類。不一而足。是以所用雖不至盡非其人。而亦不能盡得其人。所由雖不至盡非其



道而亦不能盡合其道。規模蓋嘗小定而卒至於不定。志氣蓋嘗小  
立而卒至於不立。虛度歲月以至於今。非獨不足以致治。而或反足  
以召亂。非獨不可以謀人。而實不足以自守。非獨天下之人爲陛下  
惜之。臣知陛下之心亦不能不以此爲恨也。間者天啓聖心日新盛  
德奮發英斷。整頓綱維。蓋有意乎天理之純。而人欲之盡矣。然臣竊  
以其事觀之。則猶恐其未免乎交戰之患也。蓋詰傳寫漏洩文字之  
罪。則便嬖側媚之流。知所懼矣。然而去者未遠。而復還存者更進而  
愈盛。則知陛下親寵此曹之意未衰也。罷累年竊位盜權之姦。則柔  
邪庸繆之黨。知所懼矣。然而希次補者。襲其迹以僥倖而不訶。當言  
責者懷其私。以緘默而不問。則知陛下委任此輩之意猶在也。增置  
諫員。斥遠邪佞。則兼聽之美固有以異乎前日矣。然可諫之端無窮。  
則其或繼進而愈切。未知陛下果能納而用之否也。辨明誣枉。慰撫

孤直。則燭幽之明固有以異乎前日矣。然造言之人無責。則其或排  
出而益巧。未知陛下果能遠而絕之否也。謝却倣倖。嘉獎杜園。宜若  
可以勵苟安之志矣。而置將之權。旁出奄寺。軍政敗壞。士卒愁怨。則  
恐未有以待天下之變。振廩蠲租。重禁科擾。宜若可以寬疲民之力  
矣。而監司不擇。守令貪殘。政煩賦重。元元失職。則恐未有以固有邦  
之本。即是數者而論之。則是所謂天理者。雖若小勝。而所謂人欲者。  
終未盡除也。天以陛下之神聖仁明。蒞政之久。圖治之切。宜其晏然  
高拱。以享功成治定之安久矣。而歲月逾邁。四顧茫然。陰陽方爭。勝  
負未決。不知將復何日何時。而可以粗見聖治之成也耶。聞之道路。  
比來士大夫之進說者多矣。然不探其本而徒指其末。不先其難而  
始就其易。毛舉天下之細。故而不本於陛下之身。營營馳騁乎事爲。  
利害之末流。臣恐其未足以端出治之本。清應物之源。以贊陛下正



大宏遠之圖。而使天下之事悉如聖志之所欲也。昔者舜禹孔顏之間。蓋嘗病此而講之矣。舜之戒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必繼之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謹乃有位。敬脩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孔子之告顏淵。既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而又申之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既告之以損益。四代之禮樂。而又申之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嗚呼。此千聖相傳心法之要。其所以極夫天理之舍。而察乎人欲之盡者。可謂盡其本末。臣細而舉之矣。兩漢以來。非無願治之主。而莫克有志於此。是以雖或隨世以就功名。而終不得以與乎帝王之盛。其或耻為庸主。而思用力於此道。則又不免蔽於老子浮屠之說。靜則徒以虛無寂滅為樂。而不知有所謂實理之原。動則徒以應緣無碍為達。而不知有所謂

善惡之機。是以日用之間。內外乖離。不相為用。而反以害於政事。蓋所謂千聖相傳心法之要者。於是不復講矣。臣愚不肖。竊願陛下即今日之治效。泝而上之。以求其所以然之故。而於舜禹孔顏所授受者。少留意焉。自今以往。一念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為天理耶。為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知其為是而行之。則行之惟恐其不力。而不當憂其力之過也。知其為非而去之。則去之惟恐其不果。而不當憂其果之甚也。知其為賢而用之。則任之惟恐其不專。聚之惟恐其不衆。而不當憂其為黨也。知其為不肖而退之。則退之惟恐其不速。去之惟恐其不盡。而不當憂其有偏也。如此。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欲為。無不如志矣。詩



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蚤哉。矧今祖宗  
光明威大之業。付在陛下。將以傳之無窮。四海之內。所望於陛下者。  
不但數世之仁而已。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惟陛下深留聖志。  
痛自刻勵。而力行之。使萬世之後。猶可以為後聖法程。則宗社神靈。  
永有依託。萬方黎獻。永有歸在。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孤陋寡聞。學  
無所就。前此兩蒙賜對。所言大意。與此略同。辭不別白。旨不分明。曾  
不足以上悟聖心。而陛下哀憐不忍。終棄。使得復望清光。環視其中。  
無他所有。輒繹舊聞。復以此進。僭妄狂率。罪當萬死。伏惟陛下財赦。  
孝宗方銳志肄武。右諫議大夫黃洽。因風諫言。願之大象。君子以慎  
言語。節飲食。言語飲食。猶謹節之。況其他乎。凡筋力喘息之間。一有  
過差。皆非所以養其身也。上曰。卿言無非。仁義忠孝。可為萬世臣子  
之法。朕常念之。

衛博上奏曰。臣聞若天也。天以元氣。祖羣物。君以神道。制萬方。蓋馬  
而春燠焉。而夏潔焉。而秋肅焉。而冬盤薄乎太虛之中。胚胎融液。不  
可測知。而萌者達。屈者信。潛者奮。生者遂。人徒知確然在上。若以不  
宰為功。而不知天之所以祖羣物者。以元氣之正也。經之為文。緯之  
為武。威之為刑。慶之為賞。奔走乎四海之內。動化鼓舞。不可測知。而  
大者畏。小者懷。亂者寧。肆者束。人徒知巍然在上。若以不勞而治。而  
不知君之所以制萬方者。以神道之設也。惟元氣正。則茫然運甯。然  
化所以為天之高。惟神道設。則震動靜專。參侔開闔。所以為君之業。  
仰惟陛下躬大歷。服于今六年。賞慶刑威。文昭武烈。所以恢張天經。  
奠安區極。宥天下以不測之神者。固已與天侔大。無間然矣。然臣猶  
有是說者。以臣之愚。竊謂陛下有四三王之資。一九州之志。蕭夕羣  
慝。冠帶百蠻之略。而功之所加。化之所被。尚未酬聖神之心。此臣區



區所以益願陛下體乾之偉。秉天之決。而執神之機。以運天下。則何事之不成。何征之不服。何政之不治哉。

虞允文上奏曰。臣伏蒙聖恩。頒賜御筆。曲示腹心之眷。臣下拜感。廣之餘。竊惟陛下以天錫之智勇。天授之規摹方略。如臣至愚。何敢望清光之萬分。然出入周行。七年於此。仰窺陛下營經四方之遠圖。終始惟一。臣有以卜知上天。界付大勳大業。開億萬年無窮之基者。固自默定矣。然天下之事。有敗有成。而衆人之謀。有失有得。得失之間。而成敗遂分。甚可懼也。臣嘗觀自古明良之會。精神交感於一堂之上。而言意相通於萬微之表。惟信與誠而已。誠則不變。信則不疑。不疑則無間言之可入。不變則無異論之可移。勳業之集。蓋本於此。載籍所傳可考也。陛下秉誠信一德。方將以真情推布於下。臣嘗四顧其身。惟有隻影。雖使之處至危之地。而行至難之事。亦何敢不堅其誠。

信。傾盡肺腑。勉圖於一得。觀事之或成。以効後日之報乎。感天荷聖。不能自己。併及其卷卷之忠。伏乞睿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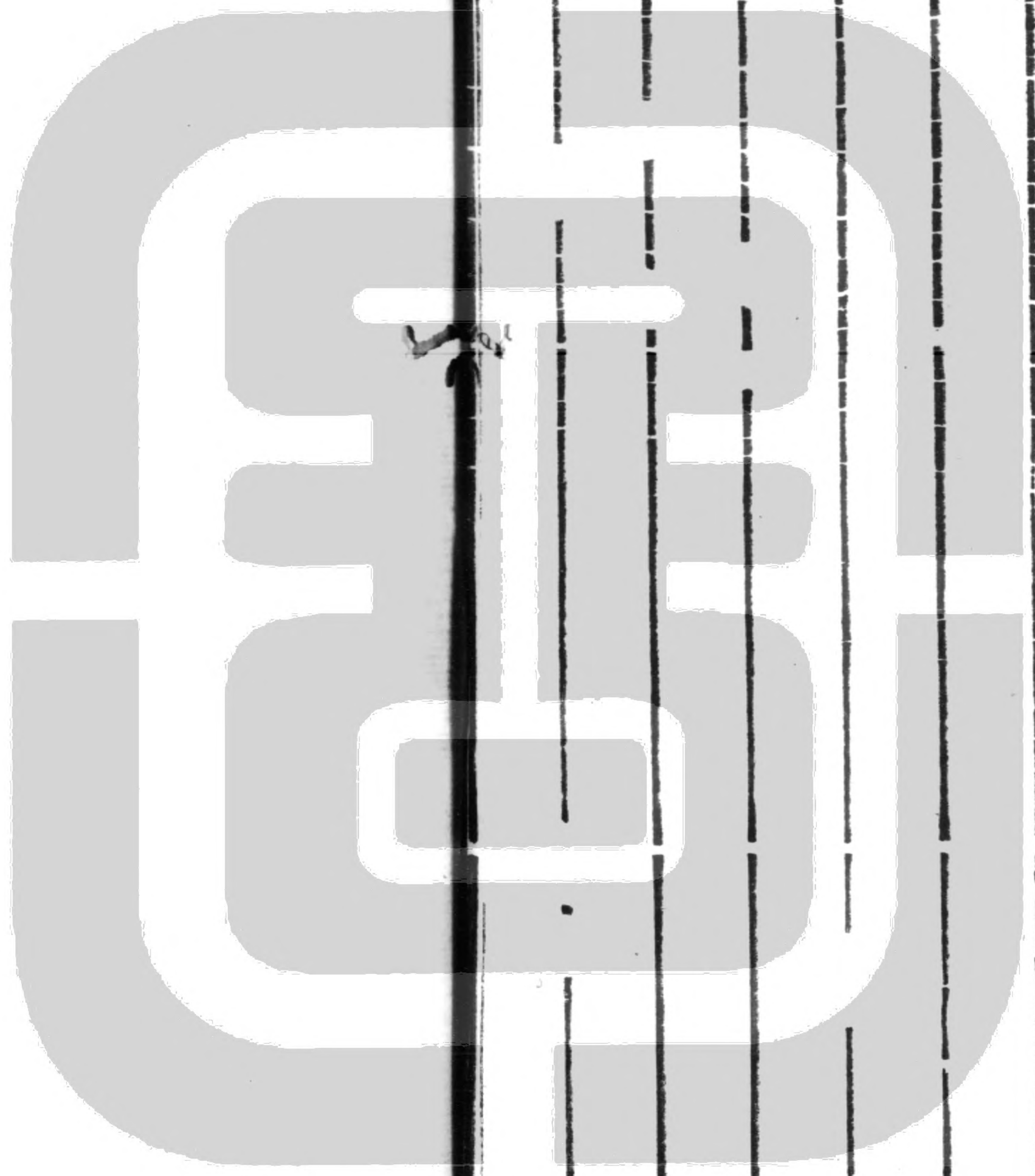
衛涇上奏曰。臣聞君天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言天德主乎剛健。君德貴乎自強。故造化所以運用不窮。而德業所以光輝日新也。恭惟陛下以不世出之資。乘大有為之會。飛龍之始。厲精圖治。憤腥膻之逆理。讎版圖之未復。疆場備禦之畧。不忘於念慮。規恢廣大之志。嘗載於詠歌。以陛下英武神聖。銳意事功。中興之圖。日月可冀。然歷歲滋久。一事未就。仰知天機洞照。廟謨密運。草茅書生。固難窺議。而臣所得竊聞者。自陛下即位以來。八策多士。大抵曰兵。曰財。曰民。曰風俗。曰人才。曰賞罰刑政。曰紀綱法度。孜孜講求。不外此十數端。而二十六年之間。凡所規畫。凡所施設。凡所建章。孰非所以興利除害。而課效無有。揀過不暇。行寬郵之政。而民困未蘇。作武勇之



氣而士弱未振。取財已浚而常憂乏用。用人雖廣而尚多遺才。吏冗而未澄。令行而難改。舉目前之事。曾無足以少稱陛下意者。而何暇於規恢之大計。事機易失。時不再來。陛下富於春秋。聖子神孫。本反日夜。以一祖八宗之業。太上皇付托之重。子孫億萬年之基緒。陛下一身任之。可不圖終慮遠。詒謀燕翼。為宏遠久大之規摹。僅可以苟安無事而遂已耶。臣甲辰之春。獲偕諸生。冒上愚對。嘗謂天下非治效不進之足憂。而風俗安於苟且之可畏。大略言陛下即位之始。銳於為治。不次而用。將相委任而責成功。一時之臣。徒肆大言。誕謾止補。往往負責而去。而陛下大有為之志。亦因是少弛。故妄議陛下前日求治。傷於太急。而今日之事。又失於太緩。故庸常之流。得以持祿保身。成偷安之習。上下苟且。莫肯任事。風俗日以壞。士氣日以隳。民生日以困。刑法日以滋。天下之患。將有出於意慮之外者。臣嘗以更

化之說為陛下獻。臣所謂更化。非變法易令之謂也。願陛下體剛健之德。堅自強之志。振紀綱以尊國體。明賞罰以厲偷墮。起萬事於積廢。圖大業於日新。願豈在於紛紛多事耶。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此之謂也。陛下過聽。擢置首選。茲緣故實。誤恩收召。綴負班行。獲因輪對。瞻望天日。臣竊伏惟念一介疎賤。僭言朝廷大體。則未信而諫。聖人深戒。若掇拾細故。上瀆淵聽。則又負夙心。敢以奏篇之末。議嘗蒙陛下所採錄者。誦言之。惟陛下貫其狂愚。





考言美三

三



